



勉菴集
二

只二十三

^ 16
2374
2



明和
號 2374
表 23-2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疏



丙寅擬疏

掌令時言事疏

辭敦寧府都正疏

辭同副承旨疏

辭戶曹叅判兼陳所懷疏

持斧伏闕斥和議疏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丙寅擬疏

伏以臣姿本愚劣學又空疎曾於先朝倖竊科名
 祿仕養親是其本分清宦顯職豈期初心顧乃濫蒙
 天恩歷敷兩司飢烏噤聲仰負先王十數年來報
 蔑絲毫有臣如此何所用之恭惟我殿下膺受艱
 大親總庶政則任官必賢在事必能聚精會神以挽
 回世道而拯救赤子之倒懸是今日之急務也如臣
 不才置之冗散足矣乃在日者更以臺憲重任循例



差除尤切惶感固知攸措臣固不敢以見職自居而
又於今日不復為一言仰禪 聖政之萬一則是既
負 先王於前又負 殿下於後始終不忠罪實難
贖方張搆疏繕寫之際旋蒙 恩逋前卿封章極知
猥屑而第伏念區區願陳之辭皆小臣腔血之忱乃
殿下當務之急故茲敢冒死仰達惟 殿下特垂睿
察焉今之國事可為於邑而太息者其端萬千非更
僕之可了臣請姑舉其最大而甚急者為 殿下陳
之其一曰開言路臣聞舜之稱堯曰稽于象舍已從
人孔子之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之稱禹曰聞善言則拜仲
虺之誥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伊尹之稱湯則曰從諫不拂而其戒
太甲則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武王以聖人之德功成治定而年且九
十矣及而旅貢癸則太保憂之深諫之切而朱子稱
其如嚴父兄之戒飭小兒南宋之衰小人進主上獨
斷之說則朱子言於陳俊卿以為為此說者將上誤
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
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斤之重以肆於民上而

莫之敢撓其爲不仁甚於作俑者矣若曰千古聖賢
都不足效法則無復可言苟欲以聖賢爲法則此可
以不深思其故乎 殿下試歷覽古史自三代漢唐
而下凡保邦之君孰不本於樂忠謹容骨鯁而集衆
善乎喪邦之君孰不由於任智自用而杜塞言路乎
臣竊觀三代之盛言責無官上自公卿之貴下至工
商之賤凡有所懷無不得言者自漢以下始置言官
言官之外無得出位而開口則其言路固已甚狹矣
是以衆善無以畢集闕失無以悉聞而治效不可如
三代之美矣我 朝雖亦置言官然言官之外又許

執藝之諫自館學以下至外邑羣布亦許封章言事
前聖後聖規模意思出尋常萬萬如此今徃何監非
三古之聖 祖宗之法乎願今則不然言官雖設只
一虛位而已不擇賢否不別邪正循資除拜乍拜乍
遽如五日京兆則是 上無訕言之心也言官凡遇
除拜並闕辭免之章而無一箇半箇以言責自任者
則是下無進言之心也臣竊恨焉伏乞 聖明以堯
舜以下千古聖賢爲可必法 傳教兩司俾盡言責
咨命小大百僚凡有所懷各陳無隱以及中外章甫
間井品庶皆得以獻其芹曝而禁其中間阻隔之弊

殿下親於 聖躬勉克已之工而恢虛受之量言可
用則取之而實其善不可用則置之而隱其惡則雖
至海曲蒼生凡以 殿下為君父者孰不洋洋焉誦
其德于子焉輕千里樂告以善道而仰贊 聖上扶
顛持危嘉靖邦國之謨乎竊念立乎人之本朝而一
味顧瞻噤默是事非臣之所安也不敢不極言而痛
陳之以冠於數條之上 殿下信能翕受於此則亦
能敷施於彼而無難矣伏乞 留神澄省其二曰保
聖躬臣聞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主所管甚大必精
神志氣清明完固然後可以應萬幾而不亂可以享

壽考而無虞蓋人主居崇高富貴之地前後左右莫
非嗜好之物自非大智大勇之君識得形氣性命公
私大小之分而以親近賢士大夫罕接寺人宮妾為
心者則鮮不沉溺於此而酒色之荒戕賊為尤甚精
神志氣坐此而日耗則雖有願治之念而前忘後失
厭苦憊怠無以收拾振作綜理成就矣臣嘗讀無逸
之書至立王生則逸以下一段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後世之暗主也是以宋寧宗之初立朱子勸時相趙
汝愚使天子先收拾身心保惜精神而先正文簡公
臣成渾述其言以為輔導 宣廟之第一義文成公

臣李珣又推明其說而獻於宣廟曰身得其寧然後心得其養心得其養然後性得其全是故古之聖賢既持其志又養其氣使血氣充完真元不耗以助養心之功若孔子之慎乎疾程子之戒忘生皆此意也豈區區為延年計哉此皆千古之至言而聖明之所當服膺者也 殿下躬承大統負荷至重固知百神扶持而萬民聚精矣然未有人事不修而責諸天人者 殿下於保躬之方倘有一毫之放忽則便致宗社生民無疆之憂伏乞聖明夙夜惕念慎其言動節其飲食內無酒色之荒外無游畋之樂毋

滯於聲樂毋娛於輿馬毋行有司之職而分其精力毋設放惰之容而解其筋骨自其幽獨得肆之地以至臨政處事之間莊敬持養一以貫之而無敢有一息之間斷則清明康健志氣如神無遺忘厭怠之患而庶事綜理無戕賊病痼之端而壽考維祺祈天永命之道無大於此矣伏乞留神澄省其三日勉聖學所謂學者非如俗儒之陋誦習書史涉獵典故而把筆為詩賦四大之文者也乃修身正家以正朝廷正萬事而致澤於蒼生之學也然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咸本於吾之一心蓋心之本體虛靈洞徹天理

全具以爲一身之主而提萬事之綱邵子所謂心爲
太極者也朱子所謂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者也然
既囿於形氣之中則又不能不流於人欲之私矣二
者迭爲消長而一身之是非善惡萬事之理亂成敗
家國之安危存亡無不由之矣此徃古來今燦然之
迹必然之理也然其所謂天理者極其精微初無聲
臭之可接而所謂人欲者則各從其官雜然并進
而無非可悅於心者推原所自則實本於天理而反
爲天理之賊如飲食豈非天理也因飲食而珍羞無
節則人欲也衣服豈非天理也因衣服而華侈無度

則人欲也男女豈非天理也因男女而作爲色荒則
人欲也宮室豈非天理也因宮室而峻宇雕牆則人
欲也纓曰人欲則皆天理之賊也推此求之莫不皆
然若任其形氣之私而恣其人欲之熾則所謂天理
者日消月亾而此心之所積者不過滯滯沔沔而已
矣以此而能修身正家以及於國者古今天下必無
之理也是以聖賢有憂之以治心之學啓迪萬世之
君臣若舜禹之精一執中孔顏之博文約禮曾子之
格致誠正子思之戒懼慎獨皆其學也周程張朱之
傳授 國朝先正之修明亦無非是物也今以 殿

下之明睿奮立作聖之大志親近一時之師友鱗次
受讀而專心講究則體用一源理事相涵之妙將犁
然有契於聖心而聖德日起聖治日興矣伏
乞聖明以小臣之言為不妄以聖賢之教為可信
蚤寤晨興克念克慎毋為寺人宦妾所溺毋為流俗
他歧所引緝熙聖學日就月將使氣機退聽而本
心澄澈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異日興衰靖邦如商
宗周宣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帝王萬世之
法焉雖然學問之道必資師友而所謂師友者士大
夫之門高族大者不足以當之權重勢赫者不足以

當之年邵位尊者不足以當之惟平日實講是學實
養是心實檢是身富貴貧賤毀譽欣戚實不能動其
心士林實心仰之如山斗者然後可以為殿下之
師其次有篤志好學行義修潔而不溺於名利之實
者可以為殿下之友師所以傳道友所以輔仁非
可以虛名文具充其選厚招國人之笑罵也亦乞亟
垂睿念咨宰相名官人望所屬者題品一時人物
又使各人廣詢於士林公議以聞又申諭道臣
精選繡衣采訪於鄉黨月朝而使老成公明請謁不
行之臣精加抄選然後殿下稽古成憲致敬盡禮

召致 經筵專任成就君德之責其望實下此一等者亦皆實心收召使之分番排日入侍 清閒之燕殿下簡其體貌容其踈野視之如家人父子相與講窮道義積久浸灌則非但 聖學日就高明少間此輩亦皆茫然成材為可用之吉士矣伏乞并 加澄省其四曰務儉約臣竊惟人主居億兆之上享崇高之富自常情觀之雖窮奢極侈何所不可然而物數有限而吾之所欲者無窮人力有盡而吾之所求者無已以有限之物而充無窮之欲以有盡之力而應無已之求勢之所不繼也勢所不繼而欲之無節取

之無度費之極其廣用之極其侈則勢必財竭民窮死亡相屬盜賊四起而至於土崩瓦解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古今天下侈靡不節馴致傾覆者指不勝屈思之可為寒心也是故聖賢之教必以儉約為本侈大為戒其見於經訓者則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曰國奢示之以儉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其見於行事者則茅茨土階而羹藜藿堯之所以為大也造漆器而諫者十人舜之所以為君也卑宮室菲飲食而致勤於民事禹之所以無間然也卑

服康功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之所以子來庶民也
韓侯歸國天子使大夫出餞而飲食止於清酒魚笱
周宣之所以成中興也大布大帛干旄龍賢衛侯之
所以復故物也身衣弋絺不營露臺漢帝之所以致
刑措也至我朝列聖亦皆以儉約守成爲傳授家
法只以景福宮一事攷之太祖甲戌十二月
命鄭道傳等經始明年乙亥九月工告訖明宗癸
丑九月失火又命重逢明年甲寅九月工告訖其
亦庶幾於詩人所稱不日成之者也夫用民之力而
爲宮室一也當二聖之時則其成甚速而民無歎

息愁怨之意何也蓋祖宗節用愛民之政固已積
累於前矣而至是又以侈大宏麗爲戒以聊且粗略
爲度同待於土階卑宮之古意故財不待聚斂而自
足民不待刑賞而自力耳祖宗之儉約推之他事
每每如此是以維持鞏固累數百年而付之殿下
之躬殿下丕承基緒其可不顧畏民而遠法堯舜
近法祖宗以迓續永命乎嗚呼損下益上者其理
必損損上益下者其理必益庖犧示象姬聖繫辭孔
子作翼程朱註脚決不爲無理之訓以欺我後人也
嗚呼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充腹推此以朮凡自奉之事大抵皆然何足以
役心於此等之事而遂忘其身心性情之實土國家
生民之急務乎古人事君言必稱克己從善動必引
古昔聖賢皆從苦心血忠深憂遠慮中出來非陳腐
之言狂妄之發也明矣伏乞 聖明深繹臣言反躬
實踐間燕之中悉攷 祖宗之典與今日自奉一一
對勘如有毫分踰違於 祖宗之定典不留時日卽
命除却伊或左右之人嘗試而防塞之慎勿因仍嚴
拒而峻截之日光玉絜少無牽碍則是乃克己正心
之符驗也若是乎 殿下之身修矣以是爲律則內

自 宮闈外至宗戚莫不從志而 殿下之家齊矣
以是警勸於朝野則公卿以下莫不從志而 殿下
之國治矣其或不率 殿下之律令而違越如舊則
雖大臣近貴可以刑法從事而莫敢怨矣此上行下
效捷於影響之說也如是而民生不遂福祿不永必
無之理也伏乞 留神澄省其五曰復 皇廟臣竊
惟我 朝之於 皇明旣三百年臣事而壬辰再造
又有萬世不忘之恩故有萬世必報之義昔我 孝
宗大王痛天地之讎覆憤冠屨之倒置孤矢鐵杖寤
寐豪英時則文正公臣宋時烈魚水契合謨猷密勿

以為修攘之圖不幸為氣數所限 孝廟上賓功緒未就則舉國臣民痛冤之情無地可暴故有此一間茅屋之饗此天埋民瘞之所不容已而永有辭於天下萬世者也逮其 壇饗之儀自 上備舉則此廟之設宜若不足有無而反有猥屑重疊之嫌然竊攷 列聖朝所教不但以為猥疊乃反致意引重既劃給官田以供粢盛又 親題扁額以示表章而有緣情義起俟百無疑之 教又有曰環東土一草一木莫非 皇恩之所被則雖家戶而戶祝未為不可此其 聖意豈但出於有其舉之無其廢之之義

而已哉誠以難明者天理也易墜者人心也為民上者苟不至誠獎褒以廣耳目則無以培植民彝永保無射且以虞帝廟恭伯祠之類推之民情之所以謳吟悲慕閱百世而不改者其必在於山谷私饗之地故 聖意尤眷眷於此矣此 後聖之所宜遵守而不可改也嗚呼我 列聖正義垂統之意如彼其深遠而倡率扶樹之勤如彼其光顯故域內含生漸染忠義之教至於淪肌浹髓矣以故去年撤饗之舉羣下非不知 聖意之出於專心致敬而猶且愴悵悲泣中外輿情不謀而同至於兩儒臣封章陳義諸路

章甫相繼伏 閣此可見秉彛之同然而 列聖培
養之力又不可誣也且况天下之事未有賢人進言
多士同聲舉國無異辭而非公論者也 殿下新服
厥命將欲萃其所渙而泰其所以否則公論所在尤不
可涕伏乞 聖明淵然深思幡然改圖亟 許復饗
之請上遵 祖宗之遺志下副國人之輿情焉如或
有難之者曰莫重之禮朝而停撤暮而復饗有久誠
敬云爾則有不然者昔朱子論改正太廟之禮曰宗
廟之禮至嚴且重故一有差謬不容不改觀於此則
今日 皇廟之復饗在 聖德尤見光鮮而不足為

累彼淺俗之說豈足以仰撓 宸斷也并乞 留神
澄省其六曰掃洋氣臣於洋夷之說雖未探其窩窟
而得其情實然嘗篤信孟子南蠻鳩舌非先王之道
戎狄是周公所膺之說以為此如砒礪燄酒一近乎
口吻則五臟裂圻百脉沸盪不可復救也向於賊臣
鍾三之獄情狀盡露則始觀其兇悖之一二焉嗚呼
世運否塞神州陸沉方以類聚則外國之怪鬼層現
疊出固其所也而至若西洋之族則又夷狄之不若
直是禽獸而人形者也一日混於人間則有一日之
禍二日混於人間則有二日之禍肆昔我 先王深

惡而痛絕之凡現捉於譏訶者必皆誅而不賞聖人之慮患可謂至深遠矣不幸十數年來世道日晦政刑日弛異樣艍艦往來江海之險而有司不之問禽獸鬼魅嘯聚蹊谷之間而有司不之捕日往月來寔繁有徒乃者忽有鍾三輩乘機闖發肆然自現於青天白日之下何幸我 殿下乾斷赫然崇降威罰既殲渠魁又蕩巢穴舉國臣民歡欣鼓舞咸頌其雷霆之爲威日月之爲明矣然臣愚竊恨其內修之道未舉而外攘之方不密也何以言之蓋自古異端邪教之誑誘必因吾道之不明而其來也又必劫中時人

之欲挽近以來士大夫之間道學弁髦而心術陷溺以贖亂貨色爲能事以拘檢禮法爲拙規此習成痼月異而歲不同知幾之君子苟察其漸則邪教之來必有以致之者矣若於今日不務所以拔本塞源而徒以糾捕誅滅爲足以掃蕩邪氣則是治其末流而剪其枝葉源之來者將不息而本之萌者將不已矣伏乞 聖明先以向所陳勉 聖學之說體之於身以爲端本清源之地而又收召中外講道之士布列於 經幄臺省泮宮之間 殿下屈已尊寵虛心倚仗俾以其說導率一國上自縉紳下至黎庶咸知彞

倫之為重而形氣之為輕其視輕重之倒置不翅若
狗彘之可穢則邪說雖欲亂之而不可得矣且彼徒
之所以涉重險冒禁防以來者其心豈但在於廣布
邪術哉蓋欲交易物貨以資其生而姑以是為誘引
通情之階梯耳今舉國之人食其味衣其織用其物
而欲絕其術其可得耶臣竊觀近日所謂洋物者率
皆奇技淫巧陷溺人心之具而於民生日用未有所
濟揆以周太保戒蔡之義則政使彼國歲輸其土物
以來貢且不可受况潛洩我民衣食之源以易之哉
且况彼之奇技淫巧生於手而日計有餘我之衣食

之源產於地而歲計不足以不足交有餘我胡而不
困以日計接歲計彼胡而不贍是以能生生自用往
來無常雜處民間潛行其教而四境之內民窮財竭
國非其國矣禮義之族輻湊貨色陷於禽獸矣噫若
使洋物早有邦禁而市不得賣人不得用則彼之所
恃便同章甫之入越而不售於我矣何以能糊口遠
來設教以惑人哉此實厚利有以引之也今本源田
地既甚踈脫而向來捕誅之時漏網者必多臣恐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者為向後之憂也亦乞亟
命有司嚴設禁令自今以往凡洋物之用於家鬻於

市者並抵重刑以絕邪教之路以裕民生之本焉或
疑若設此禁則彼徒生路既絕必有肆毒侵凌之患
奈何此則難保其必無是事然亦有說焉諺曰潰癰
雖痛猶愈於死且我國雖小地方千里山海險固土
產富饒昔在羅虯之際南接耽羅日本北界契丹女
真歲興師旅多則數十萬少不下五六萬當時朝廷
隨機應變若無事者然我朝則自壬丁以來二百
餘年國人不識兵革可謂時和世泰矣然國步日以
微弱莫可振作是宴安般樂非國家之福而敵國外
患非國家之災也今若因此勵志修舉廢墜講武練

卒以鞏國勢則一時之外患又烏知其不為國家久
遠之基也并乞 留神澄省嗚呼此數條臣愚所謂
最大而甚急者其本則在 殿下之一心心得其正
則境土雖廣臣民雖衆事物雖繁而可以恭己南面
而運之掌上矣夫匹夫以十間之屋百金之產遺其
子孫為子孫者尚思保守而不失令 殿下受 祖
宗五百年社稷數千里赤子而天命之眷顧維新人
心之所嚮方切是其負荷之重又何如也况以至公
無私之天簡在萬人之中命為后王之尊者豈固偏
愛一人欲其高枕安居而徒享南面之樂哉為其可

以代天理物使之各遂其生也今民生之不遂亦甚矣姑舉其易覩者而言之公私無蓄積州郡困於芑苴闕役張大而聚斂興奢靡成俗而產業竭富戶蕩殘而取貸塞強者吞弱而無所告衆者暴寡而無所伸無耻者沛然得時而有守者茶然瀕死其他痼瘼有非筆舌之可罄而朝廷之上俗論恣行而正議消諂佞肆志而直士蔽征利之習紛然日以甚而尚義之風索然日以亾凡此數者反復沉痾皆足以使殿下之赤子煎熬於膏火之中而殿下漠然不得聞者其故無他賢人正士講道於家而懷忠貞之心

者則在都者廢之於玉川破屋在野者棄之於窮山絕壑不使得以一日廁身於殿下之前而出入殿下之左右者則羣皆漫用好語粉飾太平瞞過殿下於目前以爲固寵保位之計而已曾無一箇病狂之人指陳實狀於殿下之前以招當路之怒故也昔漢文之少康賈生猶上痛哭流涕之章而天下誦其忠若使賈生在今日則臣決知其發狂成疾而死豈但痛哭流涕而已哉殿下爲民父母而赤子之失所如此殿下燭其實狀則臣未知其何以爲心也臣竊謂殿下於此無以爲心則救拔之心油

然而生矣救拔之心油然而生矣則勉強 聖學克
已正心以為之本者將不待他人之勸勉而如臣所
陳數條必能翕受敷施流俗之惡其害已而百道譟
構萬方沮遏者亦無所售矣誠如是也生民遭太平
之樂 宗社饗萬年之祀 殿下得堯舜之名而區
區微臣光榮溢於門族矣伏乞 聖明赦其狂妄之
罪而擇其中焉臣不勝愛 君憂國激切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聞

掌令時言事疏

戊辰十月十日

伏以臣日者入闈始知掌憲之 命月餘虛糜未蒙

恩諒俯仰驚惶固知攸措噫自古國家之建置臺諫
果何為也哉誠以人主居百官兆民之上當一日萬
機之煩安危存亡在臺忽左右之間而一已之耳目
聰明不可以周之則不得不以臺諫為耳目也於是
臺臣執法諫官補闕使人主德業無疵政教無失而
後已此臺諫之職也非如臣之愚陋顛劣所可擔當
也審矣然既膺言責之 命而顧瞻嚙默無所達白
尤非臣之所安也茲敢不揆僭越略舉目下切懇之
務為 殿下陳之伏乞特垂 睿察焉其一曰停土
木之役臣竊觀 殿下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未遑他

事以修建 宮闕為急先之務四年之內告厥成功
蓋追舉 列聖朝未遑之典而冀邦籙之長遠民物
之富盛非若後世之凡君庸主臺榭以為樂侈靡以
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內而城門公廡外至州郡官衙
凡屬於更張之列者固當鱗次修繕以新一代之耳
自似是不可已之事也然臣竊以為人君急務在於
德業不係興作是以茅茨土階堯之所以為大也卑
宮室菲飲食而致勤於民事禹之所以無間然也瓊
宮瑤臺阿房長城桀紂秦皇之所以致亂亡也自漢
唐以下凡保邦之君孰不本於停徭役養民心而享

太平乎喪邦之君孰不由於窮土木竭民力而取傾
覆乎是其燦然之跡具在方冊若曰古今事變都不
足取信則已苟欲效法於聖王之治則此可以不深
思其故乎伏乞 聖明深繹臣言凡工役之未及經
始者一并停撤以息民勞則不勝幸甚其二曰罷聚
歛之故臣竊謂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所天也故
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朱子釋之曰仁者散
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殿下當國用整竭
之際躬浩大之役勢不得已藉力於民乃有此一時
權宜之政而卿士大夫以及閭巷之賤莫敢異辭風

靡雷同矢死效力其亦庶幾於詩人所稱庶民子來者矣然於焉之間財竭民窮都下繁華之地蕭瑟荒涼未知經幾十年生聚然後始可復舊則八路舍生同被其困推可知矣見今 大內告成移 御屬耳顧納之徵迄可休矣而側聽數月未見動靜則將於何時可已耶其勢必至於舉國之民老弱填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化為盜賊而至於土崩瓦解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思之可為寒心也伏乞 聖明卽速出令以恤民產則不勝幸甚其三曰革當百之錢臣竊謂因時制作古今之通說也然學皆當於時務

合於人情無苟且窒礙之端然後可以垂法於一世取則於後來 殿下閎經費之不足有此義起甚盛舉也而行之二年民不稱便士農工商俱受其病轉輾相仍百物凋殘是豈土地生植商賈與販減於前而然哉誠以時勢物情莫之爲而爲耳見今舊錢行用物數豐盈人皆曰此錢將罷而以臣所見徒有願納之揭榜未聞永罷之明 命則衆民之疑惑滋甚伏乞 聖明渙發德音使民不迷則不勝幸甚其四曰禁四門之稅夫以堂堂千乘之富與臣民爭利旣減百官各軍門支放之祿其餘各項蠲蕩之財指不

勝屈猶以為未是一分二分乞憐於肩薪買豆不恤
凍餓之殘氓是誠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墮損威重貽
羞四境莫此為甚伏乞並命革罷使民無怨則不
勝幸甚嗚呼已上四者臣愚所謂切急之務而其本
則在殿下之一心心得其正則境土雖廣臣民雖
衆而事物雖繁可以恭已南面而運之掌上矣夫匹
夫以十間之屋百金之產遺其子孫為子孫者尚思
保守而不失令殿下受祖宗五百年社稷數千
里赤子而天命之眷顧維新人心之所嚮方切是其
負荷之重又何如也殿下誠能念到此則發政

施仁革弊祛瘼將不待他人之勸勉而如臣所陳數
條必能翕受敷施流俗之惡其害已而百道讒構萬
方沮遏者亦無所售矣臣言不知裁忤犯忌諱罪當
萬死伏乞殿下留神財幸臣無任愛君憂民激
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敦寧府都正疏

戊辰十月二十五日

伏以臣安論時政罪犯罔赦跽伏旅次恭俟斧鉞
聖度包容不行威罰反賜優批許之以愛國憂民
終以事勢之不得已古例之有據諄諄為教臣雙
擎拜讀感淚交迸益不知措躬之所也第以蠚虱之

賤干 至尊之地言沒頭緒反涉不恭私竊以為舍
垢蔽疾雖荷 天地之盛德激濁彈惡宜有同朝之
峻劾區區蹤跡不敢自安且病父倚間情事甚迫方
將投疏之際幸蒙 許遞之命感激兢惶罔知所諭
竟者公議果作聲討方嚴而 聖恩天大只施譴削
而止臣聞 命以來夙夜戰栗不敢在家待勘束裝
上道顛倒入城則夢外特資已有成 命榮溢門族
光生閭里臣負罪至重誠不意幸道當罰濫叨匪分
至此之甚也抑又臣家世寒微既無可援之敦寧合
有當遞之 恩諒且臣情勢萬萬難安不敢承膺者

其亦有說焉臣本愚暗無他知識猥蒙 天恩職靡
言責目見天心未豫而災異疊現民情渙散而虎豹
縱橫山川草木鬼神人物不得咸若當此之時芹曝
之誠雖不免傷人之笑螢燭之微庶有補日月之明
殿下有開納之量無施措之實而徒襲命德之器則
臣恐懷寵忘義計利徼幸之輩雜進於 殿下之前
而國不可為國矣此臣之所難安者一也臣師故叅
判臣李恒老以命世之學當洋賊猖獗之際輿疾陳
疏大義數十適因國事之蒼黃雖不得試驗於政令
之間而其一出於至誠惻怛陳善閉邪之苦心血懇

則可以質諸古昔而無疑百世以俟而不惑諫官所謂不量之甚而鈞名沽譽之詐云者殆同誣大禹以涇洪水毀益子以言性惡真所謂蜀犬之吠日越狽之嗥雪何足爲輕重損益而緣臣無似不虞之誣及於泉壤則臣亦有人心何敢冒沒前進乖了名教以犯不韙之罪哉此臣之所難安者二也諫諍論駁諫院之職也臣無禮不敬罪合萬戮則諫院之只請竄配揆以事體已爲溺職又况 殿下不允其言反下特恩於有罪之臣與諫官所懷一一相左則臣恐內而朝廷外至遐鄉凡以諫諍爲職者孰肯洋洋焉誦

其德于于焉輕千里樂告以善道而仰贊 聖上扶顛持危嘉靖邦國之謨乎將至於讒譖面諛之入布列左右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言路杜塞臣實作備國家設置諫官之意果安在哉此臣之所難安者三也此雖微臣一己之私情實關朝家康隅之大防伏願 殿下深留 聖意於臣前所陳四條之中而反身體驗則保國安民之術實不外焉而自茲以往啓諫諍之門以集天下之善勉帝王之學以盡誠正之工勤內修之故而致外攘之方則本末兼該綱目俱舉仁心仁政曲暢旁達可以比埒於堯舜并駕於湯武而

至如賤臣雖退伏田廬與世長謝與有榮矣何必勉強其難安以拂諫官之心而為聖世之羞哉伏乞聖明亟治臣妄言之罪還权臣新授資級伴有以重官方而安私分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同副承旨疏

癸酉十月十六日

伏以臣於年前召命有萬萬可辭之義無一分進身之階而猶且冒叨匪敢以見職自居也誠以蟻虱賤分不遑寧處與其臚列陳跡有若假飾無寧強顏出肅披情實露真面之為愈也是以冒沒廉防黽勉

就列冀於休暇申暴情懇曾未幾日無事遣罷則臣之無狀不似已有聖鑑之孔昭不待自列而後有所恩諒也自是以往惟有退伏畎畝分甘溝壑為貪祿仕猶不敢擬而况承宣顯職也居出納惟允之地膺陳善閉邪之責決非苟且姑息所可承當則如臣樗櫟不合冒玷而千萬夢外駟召除命復襲殊恩臣聞命驚惶心腸墜裂益不知死所矣且見挽近以來政變舊章人取軟熟大臣六卿無違白之議臺諫侍從避好事之謗朝廷之上俗論恣行而正誼消諂倭肆志而直士蔽賦歛不息生民魚肉彘倫

歿喪士氣沮敗事公者謂之乖激事私者謂之得計
無耻者沛然而得時有守者茶然而濱死以致天災
見於上地變作於下兩陽寒暑俱失其常于斯時也
雖使老成宿德為世推望者當之猶應掣肘矛盾未
易為力况如小臣姿本愚劣學沒巴鼻兼以孤根弱
植子子踽踽靡所止届今若憑恃 寵靈罔存負乘
之戒不念過福之災隨行逐隊呼唱道路揚揚自是
而無所顧忌則亦安知無人言峻發無將不敬之誅
接迹而起也此臣之所以彷徨躑躅雖欲趨走而不
敢者也且臣又有私懇焉臣之老父年迫七旬衰病

侵尋氣息奄奄冬節以來日倍添劇食飲專廢坐起
須人藥餌扶將在子惟臣而時日之內萬無可強之
望不得已敢茲披瀝肝膽仰瀆 宸嚴伏願 殿下
恕其逋慢之罪特垂孝理之政亟 命遞改以重公
器以安私分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戶曹叅判兼陳所懷疏 癸酉十一月三日

伏以臣駟 召之下猥陳情私冀蒙 睿燭而際道
封章自爾淹滯未趨登 徹且復治疏之際措辭下
字專沒審慎撞觸忌諱罪著逋慢忤犯貴近嶺海斧

鉞東裝俟 命乃者 聖量天涵納汗藏疾既無絲毫之 謹寵以越例之典臣仰而愧天府而作人誠不意幸違當罰濫叨匪分至此之甚也夫爵祿國家之名器也苟或施非其人適足以上累君政下拂民情末流之弊及於無窮况人臣去就其所以關風俗之盛衰廉隅之大防尤有加於此者乎是以臣於君命當進而不進為不恭不當進而進亦為不恭以臣之今日事勢言之臣實蠢蠢一鄉閭耳雖在抱關擊柝之任猶不可堪勝况於地部之官當此財窮民困之時決非如臣身所可須臾冒據此臣之不敢進者

一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受之大節也臣於日前既辭承宣之 命今於超擢乃反晏然冒膺有若倘來則真所謂辭萬而受十萬將不免為孟子之罪人矣此臣之不敢進者二也臣於年前妄論時政宜伏誅譴而刊削未久即陞通政 聖恩雖曰固極而權鍾祿之疏亦蒙 優批臣罪之無將不敬固其當勸而緣臣無狀鈞名沽譽之厚誣及於臣師故叅判臣李恒老則是不亦冤抑之甚者乎自己之罪名未洗父師之厚誣未白則臣之一身斷無舉顏出脚之日也乃於前前駟 召貪戀 恩寵率意安行打乖廉

防貽羞縉紳內省自疚悔不可及此臣之不敢進者
三也太平朝廷緣臣一疏雌黃層激至於大臣聯劄
三司交章以及前啣散職之臣聲討方張朝著騷撓
而罪惡彌彰此臣之不敢進者四也伏乞 聖明念
臣自知之明閱臣情勢之難安亟爲還叔成 命以
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且念臣身既不進而言
亦不進則非人臣盡忠之義亦非所以對揚我 殿
下容諫之 聖德前疏中既有引而不發者存焉且
見今日議者以政變舊章彞倫斃喪八字爲論臣之
欄柄臣請得以申言之嗚呼惟我東方自殷師以來

已變夷俗之舊而逮至本 朝則 列聖繼作羣賢
迭興其所以範圍一世垂裕後昆莫非明天理而正
人心崇正學而闢異端以當一治之數者可以建不
恃俟不惑而沒世不能忘也後王後民一或反是則
衣裳淪於裔戎人類陷於禽獸不可一日而不講且
明焉也審矣見今國事無處無弊名之不正言之不
順非更僕可了而第舉其尤著且大者則 皇廟之
撤君臣之倫斃矣書院之罷師生之義絕矣鬼神出
後父子之親紊矣國賊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錢之
用華夷之別亂矣惟此數三條件打成一片天理民

彞固已蕩然而無復存矣加以土木願納之類相
為表裏而為殃民禍國之資斧者幾年于茲矣此非
變先王之舊章斲天下之彞倫而何哉故臣竊以為
為 殿下論今日之急務則萬東之 廟不可不復
矣中外書院不可不舉矣鬼神出後不可不禁矣國
賊伸雪不可不追律矣胡錢之用不可不革罷矣至
如土木願納之類亦不容一刻之因仍也所謂 皇
廟之不可不復者臣竊惟我 朝之於 皇明既三
百年臣事而壬辰再造又有萬世不忘之恩故有萬
世必報之義昔我 孝宗大王痛天地之翻覆憤冠

屨之倒置弧矢鐵杖寤寐豪英時則文正公臣宋時
烈魚水契合謨猷密勿以為修攘之圖不幸為氣數
所限 孝廟上賓功緒未就則舉國臣民痛冤之情
無地可暴故有此一間茅屋之饗此天理民彞之所
不容已而永有辭於天下萬世者也逮其 壇饗之
儀自 上備舉則此 廟之設宜若不足有無而反
有猥屑重疊之嫌然竊攷 列聖朝所教不但不以
為猥疊乃反致意引重既劃給官田以供粢盛又
親題扁額以示表章而有緣情義起俟百無疑之
教又有曰環東土一草一木莫非 皇恩之所被則

雖家尸而戶祝未爲不可此其 聖意豈但出於有
其舉之無其廢之之義而已哉誠以難明者天理也
易墜者人心也爲民上者苟不至誠獎褒以廣耳目
則無以培植民彝永保無射且以虞帝廟泰伯祠之
類推之民情之所以謳吟悲慕閱百世而不改者其
必在於山谷私饗之地故 聖意尤眷眷於此矣此
後聖之所宜遵守而不可改者也嗚呼我 列聖正
義垂統之意如彼其深遠而倡率扶樹之勤如彼其
光顯故域內含生漸染忠義之教至於淪肥浹髓矣
以故年前撤饗之舉羣下非不知 聖意之出於專

心致敬而猶且愴恨悲泣中外輿情不謀而同至於
三儒臣封章陳義諸路章甫相繼伏 閣此可見秉
彛之同然而 列聖培養之力又不可誣也且況天
下之事未有賢人進言多士同聲舉國無異辭而非
公論者也 殿下親摠大政將欲萃其所渙而恭其
所否則公論所在尤不可拂伏乞 聖明淵然深思
幡然改圖亟 許復饗之請上遵 祖宗之遺志下
副國人之輿情焉如或有難之者曰莫重之禮旣已
停撤忽又復饗有欠誠敬云爾則有不然者昔朱子
論改正太廟之禮曰宗廟之禮至嚴且重故一有差

誤不容不改觀於此則今日 皇廟之復饗在 聖
德尤見光鮮而不足為累彼淺俗之說豈足以仰撓
宸斷也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所謂書院之不可不
舉者臣竊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
學所以人無不學學無不精倫明於上而民親於下
也令我 朝之成均是古之國學也鄉校是古之州
序也書院是古之黨庠也以五百家一庠之義推之
則萬室之邑僅設一二之院已甚踈略矣且夫設院
之本意則講學葺修實為之主而鄉先生崇德報功
乃其餘事也不謀廣置但矯疊享并與其已舉者而

加廢之存十一於千百則深違學校之古制大失創
建之本情而致弛俗頹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謹按
明史罷天下書院者二見而帝室隨以不振則此又
豈吉祥可願之事耶伏乞 殿下亟圖反汗就院享
已撤者尚論其世凡其無德無功而近於淫祀者皆
聽其廢黜而至於道德節義足為一鄉師表者即令
本鄉俎豆之足為一國及天下師表者雖州州祠享
在在崇報未為不可而矜佩之莘莘絃誦之洋洋得
以無愧於古昔盛時則不亦幸甚乎或者每以今日
書院之無實效而有流弊為當撤之論而是又有大

不然者子貢之欲去餼羊也夫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羊存而禮猶有可復之望則院罷而學豈無永廢之歎乎而况其人存而其政舉則實效自不患於不致流弊自不患於不祛乎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所謂鬼神出後之不可不禁者臣竊惟父子大倫也舍其所生而後於人人事之變也古者惟宗子無後乃有此例後世則無問宗支踈戚而繼絕存亡其路甚廣已非周公之意也然此繫敦宗之義非其子與為人後則猶有可諉者存故程朱亦不以爲非而定爲天下古今之通義矣至其蔓延之廣而有神主

立後之俗則是古禮所無據程朱所不言求之神理祭之人道至爲不順今 殿下親親尚賢繼絕存亡之舉宜出於天地生物之心參贊化育之意苟處之有道則義起之事不患不爲萬世法程而只爲有司之臣無稽不詢騁其私智承襲醜差而舉行之枉是忌親貪利見絕於翼相之射者乘時符合挈其父祖曾高以及九世十世之祖而甘爲之後其間代數或空則附會湊合各派之鬼苟充其數而爲之祖此於天理近乎否乎於人情安乎否乎 殿下繼絕之本意如是其仁且渥也而奉行之臣不能善處遂使全

枝玉葉之商見利忘義無所不至以穢千載之汗青
不亦痛哉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所謂國賊之不可
不追律者臣竊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倫而無所逃
於覆載之間者也天命天討萬世之公議而非一番
人私意所可移易者也 殿下登極之初俗類肆志
而邪說橫行不問邪正不察忠逆凡係罪名一並伸
雪而謂之導迎和氣夫和之爲言平也正也以言乎
天則雨暘寒暑各適其時然後方可謂之和以言乎
人則喜怒哀樂莫不中節然後方可謂之和若雨暘
失常喜怒失當或恒枯雨或偏於喜則乖戾甚矣其

何以爲平正乎是故當雪而雪固是導迎和氣不當
雪而不雪亦是導迎和氣也當雪而不雪固是減傷
和氣不當雪而雪亦是減傷和氣也見今伸雪之中
其不當雪之尤者是惟國賊而國賊之尤者如昏朝
之孝純已已之玄說來善是也是乃壞了君臣父子
之大倫而失却天命天討之公義也乖常逆理莫此
爲甚惡能得導迎和氣而歸福于 聖躬哉此決非
聖明之獨斷只是俗流之邪說害之也伏惟深加
思辨裁以法義宥所當宥如和風甘雨罪所當罪如
壯雷肅霜以正國綱以立人紀致和以育萬物配命

以朮多福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伏願 殿下留神
澄省所謂胡錢之不可不革罷者臣竊惟嚴華夷之
辨守忍痛舍寬之意是 孝廟及宋先正傳授心法
與孔朱同功者也觀先正祭賀虜中物貨之事則今
此胡錢之用亦所以忘會稽臣妾之耻昧陰陽嚮背
之分而發政害事固已甚矣且臣於前日既請罷當
百而胡錢之為害又甚於當百當百之害百物不通
胡錢之害百物盡渴當百之害如痞滯胡錢之害如
泄下痞滯之症用瀉腸之劑消下則如故泄下之症
元氣日漸漸盡則死矣是不亦可懼哉夫以義理言

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常平之復不可一
日而少緩也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嗚呼凡此數者
之變亂成憲實在 殿下冲年未專政之日則未必
皆 殿下自致之失也特因任事之臣壅蔽 聰明
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伏願
殿下繼自今奮發乾剛早寤旰食克念克勤母為俗
論邪說所引無為權貴近幸所撓日御 經筵類接
儒賢緝熙 聖學精義慎德使氣機退聽而本心澄
澈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至於政令注措之間當為
即為有雷厲風猛之勢當去即去有斬釘截鐵之勇

而渙發 大號警厲朝廷立道不惑薰陶德性責在
賢師進退百官變理陰陽責在大臣補闕拾遺緝愆
糾繆責於兩司論思啓沃輔養 聖德責於儒臣鍊
兵繕武折衝禦侮責於帥臣出納錢穀需用軍國責
於有司選舉孝廉收拾士流責於道臣若其不在此
位而唯屬於親親之列者只當尊其位重其祿同其
好惡勿使干預國政如中庸九經之訓魯論出位謀
政之戒不愆不忘日新又新叙彝倫於既歿安國勢
於將危則生民遭太平之樂 宗社享萬年之祀
殿下為堯舜之君而大小遠近莫不幸甚至如微臣

雖觸時諱犯衆怒滅死萬萬區區光榮溢於門族矣
臣無任愛 君憂國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持斧伏 闕斥和議疏 丙子正月二十二日

伏以先正文烈公臣趙憲以言事謫吉州嶺東驛聞
倭釁有大可憂者復瀝血陳疏曰荆人三刑而不懲
者以所抱者王也張浚在謫中疏而不休者以所顧
者忠也竊惟趙憲當東西分黨秀吉請好之日憂深
慮遠竭忠盡言以致滿朝仇嫉搆成貝錦至於流殛
之慘而為驛卒之役則為趙憲者當懲其事緘口甲
管如越規秦瘠而顧其畢義願忠之誠一節不渝百

世之下讀其疏論其世使人感歎而灑泣也今臣名
在罪籍然曩者伏蒙 聖慈察臣無他特寬安置放
歸田里使之任便居住供養老父則較之在謫事體
又若有間矣今當賊艘入海 聖上宵旰臣尤切區
區之懷雖在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之中何忍有銜
不祛以負我 聖明自孤其素心而為先正之罪人
哉臣聞賊艘之報意謂齋廟之上當有定論迅掃兇
醜不留時日厠聽幾日尚無所聞至於外間喧傳一
則曰意在求和二則曰意在求和萬口同憤四境洶
洶未知此說實有苗脉耶抑內治外禦本有定計而

此特民間之訛言耶如其訛也公私豈不幸甚如其
實也則是為賊人地也非為國家謀也此說施行則
殿下之事去矣夫程朱亞聖也其言之可信宜賢於
今之君子之見而程子以講和為亂華之道朱子言
講和之計決則三綱頽而萬事隳此大患之本也以
程朱之訓揆今日之事則與賊講和所以必致亂亡
之禍而無萬一之幸略數之有五端臣請昧死條列
願 聖明試求諸道焉臣竊聞之和出於彼之乞憐
則是強在在彼而我足以制彼矣其和可恃也相出
在彼我之示弱則是權在彼而彼反以制我矣其和

不足恃也臣不敢知今者之和出於彼之乞憐耶出於我之示弱耶我之宴安而無備畏怯而求和為目前姑息之計者夫人皆見之雖欲諱之不可得也彼知無備示弱之實而與我締和則向後谿壑之欲何以充之我之物有限而彼之求無已一有不副則狼怒隨之侵掠蹂躪前功盡棄此和之所以致亂也者一也一日結和則彼賊所欲在於交易物貨而彼之物貨類皆滯奢奇玩生於手而無窮者也我之物貨類皆民命所寄產於地而有限者也以有限之津液膏腴民命所寄者易無窮之滯奢奇玩蠱心敗俗者

而歲必以鉅萬計則不數年而東土數千里荒疇敗屋無復支存而國必隨之矣此和之所以致亂也者二也彼雖託名倭人其實洋賊也和事一成則邪學之書天主之像混入於交易之中少焉師生傳授遍滿一國矣欲自捕廳譏詞捉誅則彼人之狼怒又加而講和之宿盟歸虛欲任之而勿問則少焉將見其家家邪學人人邪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衣裳淪於糞壤而人類化為禽獸矣此和之所以致亂也者三也和成之後彼欲下陸文相往來或築室而居於境內則我葉已講和無說以拒之拒之

不得而任之則財帛婦女之攘奪劫取唯意所欲夫亦孰能禦之且彼人面獸心少不愜意殺人越人無復忌憚烈婦孝子哀痛呼天尤為復讐而在上者畏其失和不敢聽訟若此之類終日言之不可殫舉則人理蕩然掃地而生靈不可一日聊生矣此和之所以致亂也四也倡為此說者動引丙子南漢事曰丙子講和之後彼此交歡千里封疆至今保磐石之安今日與彼和好何獨不然臣以為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丙子之講和害義大矣衣裳之人不可立於天地之間矣是故如文正公臣金尚憲忠正公臣洪翼

漢等倡言排之九死不改矣然清人志在帝中國而撫四海故猶能略效中國之伯主假借仁義之近似則是止夷狄耳夷狄人也故即不問道理如何若能以小事大則彼此交好式至于今雖有不愜彼意者有寬恕之量而無侵虐之患至若被賊徒知貨色而無復毫分人理則直是禽獸而已人與禽獸和好同羣而保無憂虞者臣不知其何說也此和之所以致亂也五也造次畧舉有此五端粗識東西者可辨其非詐况既和之後藉曰彼此永歡沿海無警百姓安業邪教不入雖有不愜保不生患然臣愚意有大

不然者異日中國秉春秋綱目之筆者大書其事曰
某年某月洋人入朝鮮盟于某地云爾則是箕聖之
故疆 大明之東屏 太祖大王以來用夏變夷制
禮作樂彞倫丕叙之邦域一朝而沒於泰西之腥羶
也不寧惟是自來操國柄主國論而倡爲此議如秦
檜孫近之倫者類皆不勝其便宜宴安全軀保妻子
之私計而爲此無狀之舉使其君父獨蒙惡聲於天
下萬世也噫人臣事君宜在陳善閉邪納之堯舜之
域而乃反以亂亡之術陷君於萬仞之坑坎非天下
之至不仁胡忍爲此非天下之至不忠胡敢爲此臣

竊痛心寧死不忍聞同僚之臣一或有此輩之行也
仍竊伏念我 純廟辛酉間洋人潛入我國誑誘我
民汙染邪學者日衆 純祖大王憂深慮遠赫然斯
怒譏捕誅鋤不少假貸亦越我 憲宗大王善繼善
述凡入譏訶悉加顯戮不使種下種子於邦域之內
衣裳之間是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子不遺親
臣不後君禮義廉耻維持鞏固國勢奠安邦運靈長
式克至于今日休此 大聖人典則所以貽厥 子
孫者也此非 殿下之家法乎故曩在丙寅年間
殿下始初清明好惡嚴正賊臣鍾三嘗試朝廷而異

棧船艦出沒海上於是頑鈍嗜利無耻之輩倡為和好交易之說甚者如李鄴之張皇金虜者寔繁有徒少墮其計國必無類幸賴 聖明志在斥和而前同敦寧臣竒正鎮臣師故叅判臣亨恒老以老成宿德明識遠慮瀝血封章力言其不可和 殿下寶八其言守之如金石是故十年之內洋賊之觀我朶頤雖無悛心而亦不敢遽逞其志今朝廷之上大臣文武誠宜克體 祖宗之意將順 殿下之美決不當溺於目前之宴安誤了 殿下之聰明欲與此賊和好交易自取亂亡之禍矣 殿下八承 二聖大統其

可不守 二聖之典則而曲循古來主和亡國者之餘謀乎嗚呼海內之地中原全幅是堯舜文武之故疆也而二百年來薙髮毀冕化為胡虜凡有人心者孰不隕心搥胸也况復以類相從海外真胡竒形怪種莫不交跡中國久久恬然不以為異其效遂使洋胡衝突所向無敵環海內外圓顛方趾者舉皆心心泄泄為之俛鬼獨我箕封一區憑藉 祖宗之威靈不失好惡之正性譬則剝之上九碩果之象也若舉此一區之臣民而納之禽獸之城為純坤無陽之世界則是豈仁人君子之所忍為乎舉國臣民受制於

洋胡少間棄禮義陷邪教不知天理人倫為何樣物
事則 殿下將何憑恃而立於臣民之上保全九五
之位乎設令高枕安寢無他禍患 殿下何顏入
二聖之廟乎天下後世又以 殿下為何如主也此
其事理之是非前頭之效審明若觀火愚知皆見街
童走卒田父野老莫不心寒腸熱獨以 殿下之聖
明而不之悟臣竊惑焉 殿下之意豈不曰彼來者
既是倭而非洋其所執言者既曰修舊好而無他則
與倭修舊好亦何害於道義云爾乎以臣愚見此有
大不然者設使彼來者真箇是倭而非洋倭入之情

迹古今懸殊不可不察古之倭鄰國也今之倭寇賊
也鄰國可和寇賊不可和也倭之為寇賊果何以真
知也以其為洋賊之前導矣其必為洋賊之前導亦
何以的見也倭洋二醜腸肚相連橫行于中州厥惟
以美年前北來摠理司文字有法美二國與倭并出
之說昨年東萊訓導輩傳說有倭人請立靈祠請勿
禁異服人之語今倭人之來者服洋服用洋砲乘洋
舶凡此皆倭洋一體之明證也且况去月北咨專為
今番倭舶之來而其中乃有丙寅敗歸之說丙寅敗
歸者既是洋而非倭則洋即倭倭即洋一言而可決

矣彼所謂倭而非洋者亦何足信也是故臣愚斷然
以為設使彼來者真箇是倭而非洋的是洋賊之前
導而非復前日之倭也然則與倭修舊好云者驟聽
雖若無傷而與倭修舊好之日直是與洋結和之秋
也與洋結和之必致亂亡者既如右所陳則如之何
其可也但彼既曰倭而非洋我人之見瞞在彼者亦
皆曰倭而非洋今且試以與倭相接一事為 殿下
陳之與倭相接亦有道焉大官出見之初當聲音于
彼曰洋賊之獸行蠱惑者以言乎天地父母之前則
直是所不容之賊子也以言乎華夏聖王之世則直

是所必誅之亂臣也凡天下萬古以人為名者皆得
以討之一有黨助則直是拂人之性者也貴國尊信
孔朱敦尚禮義見信於與國久矣今反因彼輩之所
誘脅而甘為之俛鬼深為貴國代羞也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先治其黨與有王者作則貴國當先洋賊而
伏法矣貴國其亟圖之鄙國雖甚不武斥洋一事已
為 祖宗以來傳授勿替之家法令與貴國不得修
舊好者豈特書契稱號之濫為可駭哉陰陽大向背
既若是其相反則不惟不相為謀方將聲討之不暇
貴國自今以往若能幡然痛改嚴絕洋賊好惡之正

可質神明則依舊是前日交好之隣國非復亂賊之
黨助也夫然後始可講定修好之說於我國矣如不
能然則便當即日回船不宜久留我境自速敗亡矣
如是聲言然後隨其所接而處之以義則名正言順
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矣奈之何計不出此爲其所
瞞託以修好而虛棄數百年來保障重地致使賊黨
得有晷刻盤據於其間我臣不勝犬馬之誠葵藿之
忱以罪釁餘生冒昧前後敢用麗朝禹倬先正趙憲
故事持斧伏闕鳴號於天日之下伏願 殿下少
加矜察亟定大策任賢使能專意修攘而朝紳之間

一有爲主和賣國羣斂食人之計者則痛加嚴斥置
之大辟斷不饒貸如孫討虜斫案之勇雖啗聾政變
亦且增百倍之氣咸願爲 殿下死而小小凶醜
有不日掃盪之機矣是不惟全活我三千里赤子保
安我五百年 宗社爲大幸天下之大義由 殿下
而得伸萬世之斯道由 殿下而不墜功德之盛卓
然與禹孟同其高大矣豈不萬萬幸甚乎如其不然
巨目見域中之人沒於禽獸誠不願覩面苟活與之
爲伍乞以此斧加臣顯戮使得歸侍 二聖於地下
亦朝廷之大恩也臣無任哀痛迫切之至謹昧死以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疏

請討逆復衣制疏

宣諭大員 命下後陳懷待罪疏

再疏

辭議政府贊政疏

再疏

辭官內府特進官疏

再疏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請討逆復衣制疏

乙未六月二十六日

伏以臣以蠶虱卑微屢干國憲罪當死滅已久而賴
 殿下再造得以假息乎覆載優遊乎歲月使終養先
 父教育子孫臣之一毛一髮皆非臣之有也乃殿
 下之賜也臣亦有人心者焉其所以感激大恩欲圖
 報於萬一者寧日夜已乎但區區處義妄有所據不
 敢更與於朝廷之事而邇來十餘年之間國家多變
 主上屢危臣雖再三奔問瞻望 衆魏然踈賤之蹤

無路自達只自外痛哭而歸而已至於甲午七月有
入傳示朝紙其中有以臣為冬官長者臣始慙終疑
以為方今倭已陷國其所存者虛號也賊徒逼君
其所制者偽命也揆之以前事參之以時變臣宜有
禍而不宜有福况君父方在危急而臣子不能忘
身效力以救其難乃反以匪分之官爵自榮乎繼而
甲申遭賊肆然出仕於朝廷非惟不能捕而鬻之
顧乃惴惴慄慄惟其令之是從至欲終售凶計又不
成而逃之而其遺燼餘威猶足恐怖一國不能出一
言為討逆之請而使一遵其約束守而勿失如此而

猶為國有人乎今方三千里內凡有舍生之類皆莫
不欲食逆賊之肉而想聞朝廷之舉措此正轉危致
安兌數為人之會也所宜君臣上下奮發淬礪聲言
討罪之不暇而尺聞月餘寂寂寥寥有國若秦平無
事者然噫在廷臣隣夫孰非殿下之心膂手足而
豈皆恬視逆賊以為薄物細故微管小過而然乎抑
以為恩讐而忘子賊無辨自是開化之本邑而然乎
夫君臣者天經民彝亘古且今不易之大義也一或
有壞則天地有缺闕而人民不得安其生故易曰天
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分

如天地之高下截然不可喻也若為人臣而容易犯君無難肆逆而猶不致法則亂賊之興將無日可止而天地不得為天地矣其何以遂萬物之宜而保一日之存乎今之論逆賊者前則曰彼方恃倭以為援吾末如之何後則曰光範無與於再謀而沐孝則已逃不可獲也嗚呼此皆賊邊人之說也夫甲申之變雖五賊之為而非倭無以藉其力也事敗之後非倭亦無以逃其命也我既與倭結為兄弟信誓丁寧則萬國之交皆當有公法矣亦當有約條矣臣雖固陋無所識然之法之約必無結鄰逆而助之之文矣亦

必無保納逋逃之文矣若天下有桓文之君只此二者已足以誦倭矣况十年卯育乘我有事載後車而先劫以兵毀國辱君無所不至而使之秉權專制終始助謀再三保匿古今天下豈有如此悖兄弟乎夫天之視民固無厚此薄彼之別而為善受福為惡受殃此理之常而歷歷可觀於古今者也彼雖蠻虜無知豈亦不聞夫天理之常而敢恃其稍強欺侮鄰國如此之甚乎但彼亦瞰我無人故肆其凶惡而無忌耳行臣之計請明申義理詳陳曲直先數其違法背約侮隣助逆之罪諭諸同盟移彼政府使天下曉然

知倭罪之無所容在覆載之間則以萬國公共之見
聞豈不有同辭致討以共憤疾者乎乃整我士民詰
我甲兵問罪東海試刃奴酋則彼雖自稱富強以經
年勞費之餘當自滅之不暇况何有於一賊孝哉如
其不然則此賊以屢敗之憤愈蓄反噬之心不知幾
年又復有何樣禍機忽發於一朝之間也 殿下將
何以應之乎夫孝賊雖不可獲而先範則偃然不逃
揚揚逐隊於搢紳之間豈先範獨非逆賊而抑有可
怨之端耶假使此賊真如 聖教所謂年淺慮短為
人誘陷而為之分明是欲圖君父者也分明是引寇

反噬者也分明是五賊之一也奈之何以年淺慮短
而怨之哉且賊輩同一凶壯逆腸豈有冰孝謀事而
先範不與之理設使不與其不可以此贖罪也况冰
孝切齒於外而先範為應於內 殿下又何以待之
也然此二賊之不可不討舉世之所知也獨不知甲
午諸酋之罪亦與此無異也乎挾倭圍宮劫迫君父
宛是甲申諸賊之餘術而其變亂舊章壞滅禮義又
至均冰孝之所不及為也而諸凶皆踵為之若金嘉
鎮安駟壽趙義洲俞吉濬輩是也至於金弘集身居
首相甘與寇賊表裏同謀亂國又不討逆臣以為此

數凶者皆當用冰孝光範之律而無疑也嗚呼臣以老病殘喘朝夕待盡今不得已為討逆之請則固不當妄論他事以犯不韙之罪也但目見綱常典禮淪於糞壤衣冠文物陷為禽獸而亡國之慮迫在呼吸臣又不容不繫陳之也臣竊伏觀 殿下自近年以來勵精為治晨夜靡懈奈奉行者不得其人不能善有作為以承 聖意徒以用夷變夏降人為獸為能事而名之曰開化此開化二字容易止人之國覆人之家或各為自主而以國與倭一政一令必以咨稟或待君父如列國寓公而佯尊大號或毀裂衣裳下

從夷狄而強稱文明或自言富強而去軍制罷防戍使國勢日弱其餘凡百措施類不過如兒童之戲而一無長久遠大之規今雖不可一一究覈而惟變服一事尤其害義之甚而不可不急先復舊者也夫衣服者先王所以辨別夷夏表章貴賤者也我國衣制雖非盡合於古然是中華文物之所寓東方風俗之攸觀 先王先正嘗講明而遵守之矣天下萬國嘗仰慕而欽歎之矣此而棄之則堯舜文武相傳之華夏一脉無地可尋而殷師及我 祖宗用夏變夷之盛德大功亦無以發明於天下後世矣嗚呼是豈可

忍也耶往在甲申 殿下曾為挾袖之制矣旋覺其
非而除之民庶上下莫不仰 大聖人遷善改過之
量非比尋常萬萬也至於今日一變而為甲申二變
而為黑衣循是以往則又將駸駸然為斷髮之舉矣
殿下受 先王五百年 宗社之重任 先王三千
里生民之衆固當全其付託以獻于 先王可也奈
何一從賊臣之謀變亂國家之章使堂堂小中華從
夷狄之俗而為禽獸之類哉臣固知此皆非 殿下
之本意而不得已為是苟且姑息之計也然自古未
有不亾之國亦未有不死之人則與其得罪於 先

王受罵於後世也無寧守禮義之正存聲名之美乎
往者雖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今愚澳發 德音
嚴禁黑衣一復舊制而凡諸法度政令之近於夷狄
禽獸之風者皆次第罷去不可頃刻留也今之憚於
復舊而指是說為不識時務者皆莫不藉倭為辭以
為倭方助我開化而致富強之業也夫富強之說其
來遠矣縱橫乎辯士之口吻成敗乎戰國之交爭其
已照之鑑已冷之灰固不足重禍人家國然世之人
君每每被其所誤而莫之悟者以其有近功小利猶
足以惑之也若行一事施一政而禍敗立至非唯時

君不聽說之者亦必不為是淺近之謀也 殿下試
觀夫近日所以為開化者其效果何如哉如上所陳
赦逆賊毀衣服諸事亦豈皆有益於富強乎委國於
倭而受其節制聽其顛指事事學倭件件學倭而終
不聞錢穀加富人民加多甲兵加強而但見削弱日
甚危亾日至此又何故也嗚呼是皆不難知也彼倭
者棄禮義但謀利之虜也何苦而經年積勞動兵費
財為隣國富強之謀而無所取其利哉必其凶謀奸
計已藏已久藉名助我而實欲亡我也以甲申甲午
之事觀之雖愚婦小兒亦皆知其心之所在矣固不

待施諸政事之間而禍敗先至矣夫何舉朝甘墮其
術嘻嘻然而莫之悟也假使得倭之助而真致富強
亦且不為况未必能富強而徒受侮美哉此愚臣所
以謂逆賊不可不急討而衣服與凡諸變更不可不
復舊也抑臣又聞之行政自身始人君先正其身而
後百司庶僚六軍萬民可得以正矣伏願 殿下自
今日始審察天命人心去來之可畏奉三無私以為
天下先有善必身先行之有不善必身先去之非孔
孟之書不觀非堯舜之政不行凡奇技淫巧玩好之
物不接於目凡惰慢邪僻不正之氣不設於身持之

以久動之以禮 殿下之一念誠實如此則至誠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凡前日頑
鈍嗜利無耻之輩安知不改頭革面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而為先病後瘳之地乎苟如是也教令不出宮
門而如水民情孚感於千里之外矣因之而任賢使
能修舉廢墜賞功罰罪恭行命討則彼亂臣賊子自
當屏息退縮死不敢而制洋撻倭不足慮也此只
在 殿下一心之如何耳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無
任戰栗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疏成後又有一說茲敢尾附伏願 垂察焉臣居

在窮巷未見朝家文字有年于茲矣不聞近日朝
廷背清自主尊 殿下為大君主陛下若使 殿
下繼述 孝廟志事掃清中原鎮撫四夷則名正
言順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矣雖未必然若能真
箇自主制清制倭則迨此皇統久絕之日自任以
繼天立極或無所不可而今則不然 聖明孤立
寇賊傷伺咫尺 殿庭威令不行而徒效倭奴之
僭稱一朝受陛下之號則名實不副恐終為 聖
德之累也况大君主三字於禮無據於古未聞者
乎區區妄見寧伏鈇鉞不敢隨眾加陛下二字而

依舊以殿下書之無禮不敬之誅實所難免臣尤
不勝惶恐俟勘之至

官諭大員 命下後陳懷待罪疏

丙申正月十一日

伏以皇天弗吊我 大行王后奄遭愍凶八方民庶
罔有大小皆莫不痛哭呼冤誓不欲與逆賊共生在
覆載之間况如臣無狀曾荷 天地父母再造之恩
得以保全性命延至今日者又豈不欲捨十族而復
大讐哉顧臣才微力薄既不能興翟義討莽之師又
不能辦張良報韓之椎只願速死為厲鬼掃滅逆賊
以報此生未雪之冤而已繼而賊徒到底肆凶勒迫

上下至有毀形之禍而欲以易一國之俗臣於此尤
恨其死之遲而不忍見 宗社生民淪於糞壤之中
矣乃於去歲十二月被逮於逆賊滯囚踰月適值國
家討賊之會始得放釋而歸臣雖生還故里偃仰自
在然上念 鑿輿離官宵旰未弛下念民徒義起同
類相殺臣非木石何以為心方勞悴成病苦苦叫死
之際忽本地守臣奉傳十行 綸音俾臣宣諭于諸
郡義衆臣雙擎拜讀雖其文字體製有損國體其辭
意之至誠惻怛則可以見 大聖人愛民好生之德
迥出尋常萬萬也雖冥頑無知之徒皆應感涕自服

况彼皆仗忠義之民其發於秉彛之不能自己洵如
聖教所云者又豈有逡巡踟躇不思解歸之理哉且
人臣受命或可辭免於泰平之時寧可圖避於危難
之日哉第臣有莫大不可赦之罪而又有所未辭者
臣於丙子熉和之初雖安陳一疏而辭不分明不能
感回 聖意使後來禍敗至於如此臣罪之不可赦
一也姦黨亂政久爲痼弊 主威日降國勢日頽而
臣徒守小廉知不敢言以自陷於忘君負國之科臣
罪之不可赦二也連年國變如壬午甲申甲午及昨
年焉而雖嘗奔問 闕外略伸分義終不能忘身捨

命為討賊救主之計人理盡矣臣道蔑矣臣罪之不
可赦三也人臣負罪有一於此未或免於王章也明
矣况臣兼此三大罪縱 天恩罔極得暫假息當爲
百世君子之誅寧可靦然抗顏稱說 王命於堂堂
義旅之前哉此則既然矣而臣囚在京邸目見昨歲
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事逆魁弘集秉夏雖皆就戮而
義淵吉濬以下諸賊則又皆在逃不獲夫罪莫大於
弑逆逆莫大於弘夏淵吉雖斬作萬段屠其十族猶
未足以雪神人之憤今戮之而不明正其罪號令一
國逃之而不收其妻子嚴加讖捕只視之若尋常薄

罪一置勿問務從唯輕夫罪人不孥固文王之故然
非謂弑逆大故如今弘夏洲吉諸賊者也况又逃不
及誅者又安可置不復問使逆賊無所憚而養其遺
種以貽後日之患哉是則名為討賊而實使縱之也
今以是而使臣苟為辨說欲以散舉義討賊之衆彼
若執此以詰則臣辭理已屈其何能對揚 聖意此
臣之未解者一也古今弑逆之變無世無之而皆出
於其國之臣今萬國交和四海為一則當患同恤仇
同嫉以信義相接可也彼倭賊者不思隣誼先焉而
冰孝光範後焉而義洲吉濬皆莫不協謀同逆以成

屢年之變而為逋逃藪臣聞各國通和有所謂公法
者又有所謂約條者臣未知之法之約果有助隣逆
而劫人君上弑人國母之交乎必無是理也如果無
之其所謂法所謂約者當用於何地既立法矣既設
約矣則當數倭之罪移諸各國與師問罪以同憤嫉
大義也今則不然我既畏倭而不敢開口各國亦視
以為當然今諸郡義兵動以為倭賊不討無以復讐
其名既正而其言亦順假使臣賈 旨下去諭以形
勢彼若據以大義不論成敗云爾則臣何以對此臣
之未解者二也自開化以後盡革先王之法制一從

倭賊之指揮使中華為夷狄人類為禽獸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變也而剃髮一事尤其甚者也何幸聖心幡然至並舉衣笠有從便為之之 教此誠天日重明之秋也然自 上未聞有明快長髮之旨而一二諸臣之尚今保髮者乃反削之於哀痛 詔下之後噫 聖心豈亦不知華夷向背之不可頃刻遲也特以已斷之髮不可猝然而長也故欲徐徐而處之矣然彼至愚之民妄相材度以為 聖上樂於從夷而厚於誣民也轉相致訛牢不可破則臣雖奉宣聖諭話其不率彼必曰何所令之反其所好也臣又

無辭以對此臣之未辭者三也今臣既負大罪而於朝廷舉措之間其所不可辭者又如此臣雖欲黽勉膺 命竊恐無益於事而徒損國家之體也夫事從義則順背義則逆今急數罪倭賊為文傳移于同盟各國照之以公法證之以約條則在我之義固已明且正而彼之違法背約之罪將無所逃在萬國公共之論矣乃整我師旅問罪東海則彼府郡之兵固皆切齒齧心捐身赴義者也若選其頭目賜之以隊官哨將之任而使各麾其眾以進則其已起者尚矣其未起者豈有不聞風相率爭欲死於國家者乎此猶

可為今日之中策也若夫較強弱之勢而量衆寡之不敵以後可為之機亦當存我典禮復我文物凡政令之稍涉夷俗者一並革罷而更下哀痛之詔明示悔改之意則彼蜂屯蟻聚之衆將不待宣諭而皆已棄兵散歸矣此下策也如或不然而徒惡民之紛亂苟欲鎮靜目前而倭賊之護逆依舊朝家之剃髮依舊則彼至愚而神者豈肯樂於自購而遽然散歸哉夫不欲散歸則必繼之以雷霆之師而所遇無不摧折矣嗚呼是本皆聖上之赤子而驅此殺彼豈仁人之所為哉此無策也用中策則臣雖老顏猶當

為王師前驅而死所不敢辭也如不得已而用下策則朝廷之上老成宿望自有其人不須以臣醜老苟充莫重使事之任也今不出此兩策而徒欲使臣奔走道路則臣寧伏違傲君命之罪而誠不敢強冒其不可辭者以受萬口之嗤也臣既不敢聞命登途又不敢偃然在家謹茲出伏路次恭俟鈇鉞之誅惟聖明財察焉臣無任祈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再疏 丙申正月十六日

伏以臣日者封章安陳所懷出伏路次恭俟嚴謹之至及承下批恩言溫粹既諭以時又勉以義臣

感懼交并雙淚自橫苟非 聖上如天包含之量臣
之通慢不敬已難容於三尺之下人臣受恩如此固
極而不思報其萬一者則非人類也當即日束裝之
不暇何敢重瀆 聰明以增罪戾哉但臣進退行止
之機已決於前疏所陳中下兩策之採納與否而今
聖上皆置而不問聽之愈邈是臣人微言輕不能見
孚於上也既不見孚於上則臣雖勉強膺 命又安
能見孚於下哉且臣區區秉執毫無改易於丙子之
疏矣以臣所見今天下大小大變恠可為痛哭者指
不勝屈口不勝言而惟討倭復讐長髮變夷二事實

此時莫先之急務故臣為朝廷言之而朝廷之取
捨又如是則俾臣宣諭政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臣
更有何望只有含痛茹冤限死自靖而已萬萬無奉
承 聖諭之道臣之罪戾於此而極矣請伏違 命
之誅以為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戒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恐懼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議政府贊政疏 戊戌九月十八日

伏以臣跽伏鄉廬竊伏聞七月二十六日之報驚惶
罔措不省所為幸賴皇天 祖宗保佑監臨 玉體
睿候旋即有天和之慶八方民庶莫不攢手欣賀以

祝岡陵之壽臣亦化育中一物其始憂終欣之情豈
或有異但臣素患風濕加又衰頹宛轉床第氣息斷
續既不能奔問 闕外又不能趨叅賀班以伸臣子
之分義天理入道於斯俱茂杜門訟罪方俟 嚴譴
忽於日前有人傳示朝紙有 詔下以臣為議政府
贊政者臣駭汗沾背實不敢料 聖慈於蟻虱之微
每 加寬恕有此分外之 命也蓋勿論其職之當
否揆以道理固當顛倒於不暇且臣之阻隔 天顏
垂三十年寧不欲一趨 楓陛以瞻 耿光哉然臣
癘病難強之狀既如上所陳而又以今日國家之情

形雖使伊葛當之猶難下手况臣鄙鈍安能有絲毫
補此臣之欲前屢却終不能冒昧膺 命者也嗚呼
報答 君恩此生已矣只願速死為厲為鬼以掃除
天下之凶逆使吾 君有一日之安而已也雖然臣
既不進身而言又不進則是終負我 聖明也如其
言而幸見採納臣死猶瞑目如或不然臣之醜差無
能固 聖明之所已知何容覲然抗顏於朝廷之末
哉夫觀今之時論今之勢其危亟遑遑之狀不啻如
將死者之氣候若使俗醫治之其不促之絕鮮矣惟
善醫者必先察其受病之源而急救其氣之本使稍

復生意然後諸藥可投而雜症邪祟次第可攻矣今
之論國家之病者其孰不曰名實不副也綱紀不張
也彞倫不明也禮義盡亾也人獸無別也然苟不究
其受病之源而先救之凡此諸祟萬無可祛之道而
一脉生意亦隨以盡矣所謂受病之源者又不在于
他即在乎 聖主一心之正不正如何耳如 上之
心正則雖從此而復殷高周宣之業爲天下萬國之
義主可也 上之心不正則 宗社有邱墟之慮而
生民有魚肉之慘矣其幾又在乎思與不思之間而
已臣請以 聖明所當思者而陳之嗚呼臣竊觀國

家之禍起自壬午再起於甲申三起於甲午四起五
起於乙未而又有嗣壽之亂鴻陸之變皆在肘腋眉
睫之間而外寇內擾之興寔月不已至於今日危亾
已迫而將來之禍似又有不可測者 聖明亦嘗究
其故而識其端耶夫禍亂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而
履霜堅冰必有其漸明君常防之於未萌故亂無自
而興後世人君不能皆明則雖或迷之於始而亦能
覺之於後遇亂思省故雖亂而未至於亡惟始終迷
誤亂不知改者則自古及今未聞有一人能保其國
者此雖不欲爲 聖明歷陳之而其效驗之昭在方

得者皆不可誣也如使 聖明懲於壬午之亂而改
悟思省則甲申之亂無自起矣又懲於甲申之亂而
改悟思省則甲午之亂無自起矣又懲於甲午之亂
而改悟思省則乙未八月之變庶或不作矣由此而
又懲又思則嗣壽之亂鴻陸之變又無以作矣此其
事機有必然者今雖言之無益而前日之不能今日
之悔也若不及今思省則又安知後日之悔今日亦
猶今日之悔前日也歟假令始自今勵精爲治早寤
晨興力反前非而禍患猶有不可測者寧不愈於終
身迷誤者哉臣愚死罪伏覩 聖上資質淳仁愛人

好古然終至於此者曷故焉蓋其心馳於物而性習
於慾柔有餘而剛不足明細故而暗大體好諛而不
好直好逸而不知勞三十餘年之間天譴在下而
聖心不之悟民怨在下而 聖心不之恤此其所以
致今日之禍也 聖明若能反思乎此實究其故而
真知其端焉則臣知夫 聖上當乙夜清明內枕無
寐之時萬念徘徊百感轉輾必以爲 坤聖之遭此
凶變者何故國勢之漸趨危亡者何故逆賊之屢興
由失何道夷狄之侵侮由失何策政令何爲而不立
百姓何爲而不安朝廷之臣孰爲賢邪而一心之發

孰為理欲以至夫 聖朝創業之艱何故至此而欲
墜 列朝立法之美何故至此而全廢華夏相傳之
典章文物何故至此而盡絕如是反覆思而復思則
臣又知夫 聖心必當惕然恐懼藹然感發繼之以
奮然矍然思所以滌蕩振刷廓揮乾剛使日月再明
天地重新者矣於是乎鷄鳴而起先訪諸臣之耆舊
有德望者及平日好為直言者詢問今日急務者何
事民之所惡者何事故之為弊者何事怨讐何由而
報之王業何由而昌之民心何由而定之必須克勤
克儉如臨如履臥薪嘗膽如越可踐招賢恤民如燕

昭王自一心之微以至萬事之衆決定公私審察善
惡凡屬乎公者則行之惟恐不力屬乎私者則去之
惟恐不盡善之發則培養之深如春嘘物萬惡之發
則禁除之速如雷迅風厲用入之際如其君子也則
任而勿疑如其小人也則斥而勿叙內自宮闈以及
朝廷州郡視之如一勿有間隔然後為治之法可得
以言矣然心之善惡事之公私人之君子小人皆不
可以易辨則必也讀書窮理使心志開明庶可無認
賊為子喚金作鐵之害矣讀書之法則必自大學論
語始而間讀春秋綱目知古今治亂之效而又須莊

敬以持之誠實以行之使此心內外無一毫之間斷
則日漸月積自然志強慮定不為近功小利所亂不
為小人邪說所移矣此臣所以謂天下國家興亡盛
衰之本皆在乎聖主之一心而要在乎思而正之
也然則今日救病之方孰有加於此哉夫挾泰山以
超北海之謂不能者以在分外故也如在其分內則
雖赴熱火蹈白刃猶無不可為者况就一身方寸上
去惡為善豈不在反覆手之間乎 聖明自知今之
亂無可已之期矣然若 聖明一心為善改過不吝
從諫如流蓄賢育莫奪之勇而有金石可透之誠則

天之所顧神亦佑之不出十年可以為政於天下矣
如其不然見今強敵伺釁逆釀亂朝無可仗之臣
民多橫決之勢 君位孤立天意難測雖有智者將
無如之何矣嗚呼是豈可不為痛哭者哉臣言至此
其他千百可言之事皆不暇覩縷也伏乞 聖明留
神澄思焉至如臣之愚陋無狀者自分廢棄甘與草
木同歸而已復不能彈冠結綬以玷清朝也伏乞還
敕成 命亟通臣職仍令有司治臣之罪以為人臣
之戒焉臣無任戰汗祗栗瞻望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戊戌十月初九日

伏以臣日者封章冀蒙罪罰兼陳不可冒進之狀而
附以芻蕘之言雖其愛君憂國寔出中情驚愚觸
犯理合萬戮重負罪戾伏俟鈇鉞乃者 聖上垂天
地之德包容垢穢恕納狂妄 賜以溫批天語丁寧
至 諭以終不如面晤又 諭以朝夕左右展布所
學臣拜受祗讀感淚橫迸孔子稱舜之德曰好察通
言孟子曰好善則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以臣言之淺近而 聖明猶察而納之天下
之士聞 聖明之在臣如此其孰不彈冠于于樂告

之以善言哉如此則天下之善皆將爲 聖明之德
而太平萬世庶幾復見於今日臣雖無似竊不無須
臆無死之願思見至治之成也嗚呼有 君如此豈
不欲策駕鳥竭愚銑以仰補 聖化之萬一然臣犬
馬之齒已六旬有六歲矣蒲柳之質老而便衰殿屎
之狀只俟待到苟有一分可強之道則豈敢妄有避
心以添連慢之罪哉然臣耿耿孤衷死猶未已每念
王室難禁哀安之流涕歷言時事只有賈誼之痛哭
而已所以於前疏引而不發者有焉今若憑恃 寵
靈盡言不諱則恐涉煩瀆反逆 君上之心欲循例

緘默有懷不陳則復恐非事君無隱之義夫厭聽時
病以速禍亂者前代末主之所為非所以待吾 聖
明然則臣何必憚夫煩而有懷不陳以自負而負
聖明哉然臣以獻卦之賤不識時宜兼且才短慮淺
雖有所言亦何異於拾螢補日但芥曝之獻自不勝
野人之誠謹以前疏所未盡者添損敷衍為十數條
庸備 乙覽若蒙採擇臣死不朽如其不可臣當伏
妄言之誅唯 聖明裁察焉其一曰請開 經筵以
輔 聖學臣於前疏既以 聖明之一心為國家興
亾盛衰之本而請先正之矣又以讀書窮理為正心

之本而請講大學論語矣彼不知者必笑臣以為迂
然求古帝王致治之要蓋莫有先於此者矣是其為
說具在於朱子行宮奏劄之中矣若 命儒臣入講
詳達可得其法臣不必更贅然又有一說焉或者乃
謂人主一日萬幾奚暇讀書此有不然者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常少而接宦官宮妾之時常
多聲色貨利之欲常勝而求道願治之心常不切所
以然者習於宴安而憚於振作明理之功未至而私
欲之蔽未祛故也今天移接宦官宮妾之暇招一儒
臣而論義理移思聲色貨利之心讀 經傳而廣見

聞蝻蝻蠖獲之中常不怠此事或日讀一章或歲讀
一經不取多得而惟求真知不事記誦而惟事踐履
一句必求可行之實一書必見自得之味如此習熟
心安性成則雖不能盡讀經傳聖賢之學已成綱領
其未讀者皆在其中矣何必如初學尋數章句之為
然後始可謂之讀書耶臣聞近日官方無常帶經
筵之職而又無儒賢招選之禮如此則宿學抱道之
士何由進於 王庭而 止雖欲疆勉學問將何所
資益哉臣願自今日始復古 經筵之職選朝野博
學正直之士常帶其任以輔導 君德且益勸 睿

學期於成就千萬幸甚其二曰請慎飲食以保 聖
躬臣竊觀孔子沽酒市脯不食康子饋藥謂其未筵
而不敢嘗夫孔子豈嘗謂市人之食必害于人康子
之藥必害于已然孔子猶慎之者不以口腹之累忘
輕生之戒也今夫外國所具之需雖珍味美饌既非
常膳所進之物而味既不正且土產不同胃氣受損
以聖人之事觀之是豈可或下一箸耶不寧惟是以
近日鴻陸之變觀之彼在通之賊不止一鴻陸萬有
一敢懷凶逆踵行其餘謀則 聖明將何以察之也
先朝之法凡飲食之自外至者皆不得進御所以防

未然之禍也臣願自今日始凡飲食茶果之自外國
來者一切不御以保 聖躬千萬幸甚其三曰請屏
私侍以肅宮禁臣觀 先王之制雖宗戚近臣不由
政院不得入覲其入覲則史官隨之諫臣從之凡上
下之動作言語皆得以記之是以君臣之間皆無私
言公道行而朝體尊矣後世私覲之例漸煩而史官
不從諫臣不入於是乎干謁成風賄賂為柄巫卜風
水之徒皆稱入侍屯監牛稅之類皆傳 詔勅其屈
辱 主威墮損國體莫有甚於此者遂乃小人窶夫
操美政柄甚至國有大事大臣不知政府不聞者嗚

呼是豈可使聞於隣國乎臣願自今日始凡有入覲
者必由喉院知之而令史官諫臣得從其後其陳達
不以道者諫臣必彈去之 詔勅之不合義者許令
喉院覆逆其奸細無賴之輩勿令雜進千萬幸甚其
四曰請審用捨以正朝廷臣竊惟人君皆莫不好治
而惡亂樂福利而厭禍害至其用人則又遠君子而
親小人厭忠直而好諛佞是豈有他哉君子只知有
國而不知有身故多逆人君之意小人不知有國而
只知有身故務順人君之意明君嘗察而辨之言之
逆者必朮諸道言之遜者必朮諸非道親君子而遠

小人故國常治暗君反是則國常不免於亂其幾可不審歟 聖明自即位以來歷數諸臣其能直言無諱引君當道者誰哉迎合 上意願指聽從者誰哉聚斂措克奉獻無數者誰哉今臣不敢指誰為君子指誰為小人而 聖明如以臣言試擇之乃可得也臣願自今日始令大臣卿將以下極陳過失無有所隱又令各舉忠直敦行之人苟可以輔國安民者率聞以上又飭道臣察舉儒生之有才德文章者如漢孝廉法以為需用朝廷之上凡聚斂措克者徇默阿諛者與夫妨賢害能好說新奇者一並斥之使諫諍

行於上職事舉於下則千萬幸甚其五曰請董百官以務實事臣竊唯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先王建官分職以理眾事各視其才之所能而任之不強以其所不能又必久任其官以黜陟幽明今也不然不察其人之能否不問其任之久近朝授暮遷奪彼與此為官者亦視官為逆旅為度支則漫不省錢穀出入之數為法官則又不省法律科條之文因循玩愒苟竊料廩人有問之則曰吾不知也又詰之則曰吾將遽矣去者如是來者復如是噫如是而職果舉乎政果理乎國家昇平日以百度懈弛上下恬嬉徒事文

具虛偽日滋靡靡成俗至于今屢經變故宜若少振
然其遺風猶尚未殄一遇禍亂則又皆倉皇棄走任
君國於顛沛而不顧此無他憂國不如憂家愛君不
如愛身故也臣願自今日始行古三載考績之法殿
最能否久任責成如有冗官費廩無益實事者及遊
戲度日不修職事者並皆汰去以振政綱千萬幸甚
其六曰請正法律以立紀綱臣竊惟國之有刑律所
以弼教而納民於軌範者也太緩則民玩而不行太
急則民怨而無所措其手足惟得在緩急剛柔之中
然後恩威並行而民不頽矣臣未知近日所謂開化

者其法何如而惟有罪不刑輕重同罰即其致亂之
道也冰孝光範載弼甲申之連逆也還入于國而不
能正法允植乙未之弑逆也三年之後僅行竄配駟
壽甲午造亂之魁而又欲動搖國本包藏不測是宜
論以大逆而只曰謀作亂且逃不受勘而薄竄其黨
與此有罪不刑之大者也李裕寅偽造 詔勅賊陸
謀害 聖躬其輕重懸殊而處絞同律畢竟裕寅減
死而賊陸無加律此其輕重失律之大者也蓋嘗論
之刑罰之輕重隨其罪之大小耳非有好惡而高下
之也故黥劓剗官者不殺之刑而有輕重者也賜死

處絞梟首腰斬車裂孥戮者殺之之刑而有輕重者也今之律則不然勿問罪之大小畫一於絞而不能加盜淫殺人謀叛弑逆滾成一案而更無差等安有視君父之讐與庶人相殺者同而謂之公平者乎夫罪人不孥固文王之善政也然亦非所以治極逆大慝者也此何以知之也書曰孥戮汝又曰無佻易種于茲新邑又曰殪殄滅之無遺育其不信然乎向者賊陸擬律之時間有三三臣僚之疏請加刑政合輕重大小之論而旋爲民黨所沮云臣實痛之苟如此則亂臣賊子無所懲而姦回不忠之徒接踵而起

矣其將何以為國亦將何以治有萬不齊之衆乎臣願自今日始申明律文嚴立科條凡係惡逆大故者並以舊法從事合斬首者斬之合杖孥者杖之雖嚴猛而存審慎之意雖寬恕而杜僥倖之路必使賞罰分明號令齊肅以一綱紀以厲頑類千萬幸甚其七日請罷民黨以遏亂階臣竊惟古者有誅謗之木進言之鼓至於本朝亦有儒生之伏閣太學之捲堂固未嘗使民無言也然皆有防限皆有節制寧誅謗政事而無迫逐大臣之舉寧封章呼籲而無脅制君上之事矣今之所謂民黨者則嘯聚市井無識之輩

苟合徒衆借名忠愛願指大臣呼來呼去指斥君父
凌辱國相晝夜糾結嗚嗚作聲廣張威福氣燄可畏
嗚呼自此而政柄勢權皆移於民朝廷將不得出一
言行一事矣賈誼所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者不幸
而近之矣如此不禁則國安有法綱哉臣聞外國有
所謂自由議員民權之黨至有自選民主之例云今
此黨人既已迫逐大臣者屢矣則雖為此進一層之
事亦何憚而不行乎假令此輩直箇是忠君愛國揆
以道理漸不可長况彼皆烏合之衆安能知經邦大
道雖或有一二言之可合採用者亦何足贖其逼上

之罪耶但政府諸臣不能鞠躬徇國使衆民潰裂至
此此則朝廷之所當自反而不可專責之于民也今
聞 聖上奮發乾斷方皆鋤治誠莫大之幸也然不
善其後恐無以厭服衆心且莫若渙降 德音罪已
責躬示以至誠惻怛十分改圖之意又諭以孝悌忠
信敬君親上之道使彼感服然後治其尤甚者幾入
餘令法司罷遣而急須明其政刑力行教化使民心
曉然知上之果不我欺而實心實政終始如一則彼
海外蠻夷亦將歛衽來服矣夫何患於民之不靖乎
如或不然則彼至愚之民共懷不服之心反蓄怨上

之意欲遽加摧折則挑發禍機欲置而勿問則養成
驕傲二者之間皆足以亡國矣唐太宗之言曰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言深切有味
臣願 聖明監此亟圖焉則千萬幸甚其八曰請禁
起復以正風俗臣竊惟周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人子之生受父母莫大之恩
雖生而日奉三牲沒而服喪終身猶不可報其萬分
之一然先王之制喪不過三年而除之者非謂如是
而足蓋就無限之中節之以有限也日月不可久住
而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則孝子哀痛之情當無有極

雖萬鍾之卿相有不暇念者矣此寔出於天理人情
之自然非苟爲是戚戚之貌也臣聞近日官府有所
謂復期者親喪未幾卽脫衰麻覲然出仕無復愧容
噫風俗之乖悖乃至此耶國有大事不得已而起復
君子猶非之未知此輩亦有父母之恩者耶古之時
居喪飲酒食肉者人以爲傷風敗俗請擯諸四裔無
令汙染華夏如見初不居喪者當復謂何哉且况不
孝而能忠者臣未之聞也嗚呼當此夷狄橫行邪學
充滿之時爲人上者雖惇彞倫明禮義以導率百姓
猶不能正教化况爲之滅倫敗常之法以自趨於夷

狄禽獸之域哉臣願自今日始凡內外官職起復出仕者并皆斥退永革其復期之例千萬幸甚其九曰請節浮費以紓國用臣竊惟財用之於國家猶人之有血氣血氣竭則人死財用匱則國弊此不易之理也我國財政惟有賦稅而賦稅之出皆由農民夫農民終歲勤苦而不給數口一年之食猶賣其半以供賦稅苟思其艱雖一粒穀一文錢豈可濫用無節耶臣聞近日度支之積常有不足以至借款外國夫今年不足而借款明年又不足而借款借未暇報而國用愈絀畢竟割地以與之矣割地不足則又將舉其

國而與之矣此必然之勢也臣願自今日始停不急之役杜無功之實去奢侈之心絕玩好之物經用之外一毫不入無以國庫為私藏千萬幸甚其十曰請整軍法以修武備臣竊惟國不可無兵也而我國無兵兵將以有用也而我兵無用蓋兵在營則死於將臨陣則死於敵乃可用也今之兵則不然皆以親衛侍衛為名而自上及東宮皆有都元帥元帥之稱是以軍士皆慢視其將也曰彼亦非大將也有罪而笞則必曰吾之身有親字侍字安敢笞我哉如是者能制命於將乎不肯制命於將者其能致死於敵

乎故曰我國無兵也而雖有之皆無用也必須賞罰
分明恩威並行然後可以如譬之使指口之使舌雖
赴湯蹈火而不之辭矣臣願自今日始復古五營節
度之制去親衛侍衛元帥之名使將各領其軍專任
生殺以教技藝以勸忠義使緩急有用千萬幸甚其
十一曰請討讐逆以明大義臣竊惟朱子曰君父之
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又曰春秋之法君
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為重而掩
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
能討賊復讐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

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
噉無異嗚呼臣常讀此未嘗不痛哭流涕以為今日
臣子之罪可謂上通于天而無所容於覆載之間也
夫乙未八月之變其至冤極痛何如其血怨骨離又
何如而星霜三周尚未聞施一計策行一舉措以討
復為言者臣誠未知朝廷自有一副良筭謀議密勿
以待時可而外間不之聞耶抑視以為薄物細故自
居以含弘廣大而捐之耶由前則政事施為無一可
稱於民心不一何以圖事由後則父子之倫君臣
之義自此永墜而入類無異於禽獸矣含生不如於

免者集
連死矣夫匹夫匹婦為人所殺為其子者皆欲思報其仇况我五百年先王之宗婦三千里民生之慈母遭此罔極之變曾不若匹夫匹婦之猶能償命者耶今所殺者僅得弘夏二賊而尚不明正其罪吉濬羲淵博範善輩雖逃未獲而猶有其父兄妻子乃一導逆輩自全之法曲護而保存之至以允植之渠魁凶逆不能萬剛凌遲倭賊三浦之縱兵作逆而不能移照捕來是何厚於逆賊而薄於國母也耶見今聖明悼念不已饋奠過期不忍撤陵儀比古致加隆然極天之讎既未絲毫報復則以朱子之言觀之

凡此虛文過禮適足為隣人之所笑而抑聖后在天之靈必不以此少慰其冤恨之心矣且孰若勤一政事施一恩惠與百姓誓心夫志寧以國破不復讐則不巳寧以身亾不復讐則不生為務也哉夫倭賊之於我前有二陵之讐至於近年通和之後屢起大變無逆不助無逃不納此誠我國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雖夷艾其國都屠滅其種類亦不足以洩神人之憤但今我國兵單勢弱雖不能遽興師旅以討其罪惟可正辭明義使之縛送諸逆捕納三浦也在春秋曰無保姦又曰天下之惡一也魯桓之喪齊猶

殺公子彭生若據此為辭以聲言于彼而又會同萬國照之以公法約條彼雖狡詐獨不畏天下之公議乎設使彼即不許亦可以明吾大義而益激義士之憤有以待之而往討之也今乃忘國大讎而不知耻政壞民散而不知恤外患不測內潰日甚而恬若無事熟睡不醒此臣所以寧欲溘然而無知者也且臣又有所言者乙未東南之民兵余之所謂匪徒而古之所謂義兵也臣謹按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討之故漢翟義之討王莽關東之討董卓也綱目皆大書以與之推此義也國有亂賊大君不能討方

伯不能討則雖布衣之賤亦無不可討之義方逆賊之盤據朝廷也 聖明之身亦且朝夕不得保况暇為討復之舉乎方伯之臣皆為賊爪牙奉供如不及况肯有討復之心乎幸而天理民彝之賴不全墜而東南儒生之輩興舉義旅又有一二搢紳之起其間者使日月生色而後世之人得有以知三綱五常之道噫方天地晦塞之秋若無此輩之號令吾東庶幾無辭於天下矣世之人徒見其下流之侵掠遂謂之匪徒而漫不分別此又可見人心陷溺之甚也何幸聖上惕然獨念既召還越境之臣其餘亦皆次第赦

罪誠 聖德也然既召而不能用其言任其顛沛流離而不之顧則為德之不終也又其死亡諸人雖皆草茅賤儒亦皆義烈殉國者也其在朝家培養民彝之道亦當有褒卹之典矣蓋亦所以收拾人心激勸忠義以為異日復讎之基者也惟 聖明之裁之則千萬幸甚其十二日請嚴華夷以立大防臣竊惟鴻濛剖判升者為天降者為地南北為樞東西為維而人物生於其中固無孰華孰夷之分矣然天開於子子者北方之位也地闢於丑丑亦北方之位也北方既為天地始生之位而陰陽二氣亦先生焉故正大

清秀之氣皆聚於是而聖人生焉如五帝三王是也即今中原之地也然人之生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而自然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矣莫不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自然有親義序別信之則焉聖人見人莫不具此衆美之德而不知所以相接相親之道也於是乎制為教法以化天下以其親疎有間也為之斬齊功總之服而限之以其尊卑有等也為之黻冕繪畫之差而明之以其內外有別也為之堂閨墻簾而辨之為之禮以交上下為之樂以和神人為之刑以治姦慝為之政以出教令學校以

明人倫祭祀以報其先甲兵以禦暴亂士者明仁義
道德以佐君者也農者出粟米布帛以供土者也工
資器用商通有無以至衣服飲食起居動作之間若
大若小若精若粗莫不有一定不易之規矩凡此皆
聖人所以立萬世之大典為萬世之表準者也故謂
之華夏華夏者文明也言其典章法度粲然文明也
至於夷狄既處天地極偏之地山川風氣亦隨以不
均是以其人之生少正大而多巧詐今試言其情狀
則雖有仁義禮智之性而未能講明踐履擴充敷施
如華夏聖賢之廣大而精微也雖有父子君臣長幼

朋友之倫而未有親義序信如華夏聖賢之曲盡而
周至矣雖能學問而專尚氣器矜悍自恣無吾儒所
謂精一克復變化氣質之工矣雖能言理而未嘗求
諸天命人心性情之奧人倫日用常行之間矣雖能
敬天而未能知天人一理之妙安自禮拜求福淺近
淫邪而已雖能衣冠而斷髮左衽未嘗有威儀文章
貴賤上下之分矣至於不分男女不別內外昧陰陽
健順之理棄剛柔尊卑之序則又無異於禽獸之行
而居處之倨慢屋宇之恠竒皆棄於聖人者也故謂
之夷狄也然亦具人形者也不能無一點明處如虎

狼之仁蜂蟻之義者而其技藝之精則又不過如蠶之吐絲蜂之造蜜而已矣然自聖人之教之不明人不能識大道之正而只見其末流之弊一朝猝然見新奇詭異之術類皆奪精搜神靡然爭趨以爲此真勝於堯舜三王之法遂目之以開化文明而不知反入於幽暗黑窠之中矣於是始之疑者終則信之前之稍有人心者今則蕩然無復忌憚侮辱聖賢棄蔑禮義反有甚於彼夷狄之人者嗚呼此何時運之乖悖一至是耶雖然天道無長往之理人心有必返之期此大易所以有剝復之理也夫剝之為卦衆陽剝

盡而上九一爻如碩果不食之象若並此而剝則為坤矣當坤之時天下無陽狐狸鴟梟魑魅魍魎之屬何物不有何怪不生然地底之陽其脉甚微而潛滋暗長於時日之間至於冬至子夜之半爻出將來則天下之物莫有能禦之者矣此自然之理也故古之君子雖當極亂之時而其動心忍性益勉德業者蓋莫不體夫天地之心而為陽復之基者也臣請復得以陳之嗚呼自 皇明屋社滿虜之汙穢中原今已二百有餘年矣天下極否之運蓋莫有甚於此者而于時我東獨保華夏之舊章衣冠禮樂庶幾有三代

之風是以中原義士之馳誠我國者至于今不衰是不啻如剝九碩果之衆矣不幸一種倭洋之醜乘時騁恠欲大同宇內而當時主事之臣無深識遠慮既已開門而納之矣又不能明定約條使恣行其廣教傳學之計畢竟禍敗到頭變故曾生至於弑 后剃髮而極矣討賊之義臣固已陳而惟剃髮之事則聖明亦不過爲弘集吉濬輩之所脅迫不得已而爲之耳非 聖明之心本欲樂爲而爲之也故乙未十二月二十八日之 詔深示哀痛之意更令長髮而至於衣服亦有從便之 教後又繳銷剃髮時偽勅

然則 聖明之心何嘗不如青天白日者哉然而軍人學徒之依舊削髮是又誰之所使哉潤袖衣之永廢不行是又誰之所禁哉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彼軍人學徒獨非一王之臣乎臣於是乎始知奉令之臣不忠不義之夫者也夫君無善猶當導而開之君有善乃抑而不行乎且 聖明既下令矣而見其如此又不能罪不奉行之臣使成風俗以啓小人心是聖明亦不能真知其非必以爲無妨而置之矣然則乙未之剃髮非 聖明之過而今日之剃髮則後之秉春秋筆者必當有辭矣 聖明將何以堪之也今

以何顏入 太祖大王之廟乎且今之好爲剃髮之
論者舉曰不知此不可以新天下之視聽而一天下
之心使各奮發振勵者噫此賊吉之餘論也蓋昔聖
人之王天下也亦嘗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一天下
之心者矣曰議禮制度考文是也然必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後可以更張變革
雖天地萬物一齊剪裁成而不為過也今無聖人
之許大氣象規模徒惡人心之不振乃殘人形而爲
獸之植曰使之奮發振勵也蓋亦異乎古之聖人而

亦多見其智之窮也堯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武王曰作新民聖人之振勵人心蓋如此矣
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萬事康哉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民之視
儆於上而人君之不可不慎德又如此矣雖今之時
何獨不然上好學莫不學上勤莫不勤上儉莫不儉
上不貪莫不廉上無私莫不公如是而朝不肅清民
不感化振作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豈嘗聞毀裂衣
冠殘害形體而能振民者哉假使剃髮則存不剃則

亾自古未有不亡之國寧爲華夏而亾不爲夷狄而存况天下萬古本無此理又豈可甘爲夷狄以得罪於先聖先王乎臣願自今日始渙發詔令凡軍人學徒之剃髮者并令皆加巾櫛又申衣制濶袖之令以扶地底之微陽千萬幸甚嗚呼天下之務多矣今日之勢急矣苟求其當拯之策豈止此所陳十有餘事哉然能行之自此推而至於凡百政事莫不用誠實做去又須識大本而先正之則凡臣所未言者皆當有繼言之者矣所謂大本者又不在乎他如言朝廷之本則上之一心是也言一國之本則朝廷是

也故人臣之進誠於君者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此數言者已爲千古相襲之陳言非惟聽之不耳醒亦言之無新奇然而天下之事未有不正其本而齊其末者雖使論極皇王識周治亂之士苦心竭慮而索言之亦不能捨此而他求誠以心者萬化之原而真妄邪正倏忽變化朝廷者出令之所而治亂興亾頃刻關係皆不可以不先正之也故欲正其心非勉學問不可欲正朝廷非用賢退不肖不可是豈可以陳言而忽之不復體行耶然則老臣所以畢義願忠於今日者固無有大於此者而

聖明所以興衰撥亂嘉靖邦國之宏綱大旨恐亦無以加此矣伏乞 聖明留神澄省焉至如臣出處之道去就之宜量之已熟萬無前進之望瞻仰 衆魏只切飲泣而已若更蒙 聖主大德俛免刑戮則幸乞亟遞見職使之安意就盡焉臣無任戰兢悸慄拜手切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宮內府特進官疏

戊戌十一月十九日

伏以臣庸愚無狀坐違 朝命已三箇月矣引罪請 勤再伸顛章 聖度天大不即加刑 俯納狂說屢 下 恩獎又移臣爲宮內府特進官者臣於茲尤益

惶駭震慄不知措躬之所也夫人臣事君當量其才而進退苟其才之可以裨補政事則雖乘田委吏莫非自盡其職之地苟無其才雖坐於廟堂之上不過爲伴食三言之類矣臣之無能固 淵鑑之所已洞燭者而且自丙子以來區區處義安有所守不敢更與於當世之事况今何時臣又何狀能久不死而覩然出頭哉今之責臣者莫不曰方今國勢岌岌君父孤立不可守小廉而忘大義夫臣固非全昧大義者又非妄擬高蹈者其安能宛視國家之將亾而不少動其心哉顧臣之彷徨蹶躅欲進而不能者有

焉蓋不論其才之有無時之治亂欲行其志則無智
愚一也如前疏所陳十數事有一事不施行則國不
可爲而政不得措矣十數事之中尤有最大且急者
正上心正朝廷是已故臣既歷陳年來禍亂之故
而必使聖心思省之歷陳年來用捨之驗而必使
聖心試察之此兩事實爲今日興亡之大機關而不
可忽者也而聖明方且視以文具例加優容無
一分興作有為之意見於行事之間者是則臣誠意
淺薄未能感格天心故也誠未至而欲事君臣果
未能也只當抱恨終身自守微志而已通慢不敬罪

益罔赦伏乞聖明亟下處分先收臣職名仍
命攸司勸臣前後罪狀以勵臣節以安賤分焉臣無
任戰懼俟命之至謹昧死以聞

疏既成矣側聞近日傳說有中樞院會議薦人者
十一而臣之名字亦與泳孝載弼混在其中又有
專薦泳孝至上凶疏者臣雖未詳其真訛何居然
自不覺毛骨俱竦只恨老而不死逢此醜辱也夫
二賊之不容於天地久矣臣於前疏已略陳之而
只緣聖明不能奮發威斷尚留其一顆頭耳
且為甲乙諸賊所脅迫至有蕩滌罪名之舉矣然

此豈 聖明之所欲哉實出於不得已也為臣子者固當體 聖明之心亟請明正邦刑以洩神人之憤乃反與此賊同朝無一毫愧耻之心誠世道之大變而人心陷溺之甚未有若此者也至於今日乃敢肆然薦進固以為才且賢焉而無少顧忌夫二逆之為逆不待重言而薦進此逆者獨非其黨與乎抑非其佞鬼乎 聖明即欲求二逆而誅之當先誅其黨與之為佞鬼者然後亂賊可懼而綱紀可存不然則二逆之外又有去濬義洲諸逋亡之賊將陸續出來而皆請兼用矣國可亡天下

安有如此事哉伏乞 聖明廓揮乾斷其所謂中樞院建議者與上凶疏者並皆禽獮草薶殪殄無遺令政府亟為照會于逆輩所在之國拿還正法以斷根株又永刊臣名在仕籍中毋得重被醜辱千萬幸甚

再疏 戊戌十二月十九日

伏以臣席藁私次屢瀆 宸嚴及承 下批恩言溫粹所辭職名終靳 允許臣去益惶慄情溢辭感不知所以控籲之地也夫事君之道非一而有進身者有進言者言進矣身雖不進猶夫進也臣則以言進

者也而用與不用只在乎 聖明之權度耳向來臣
言雖沒倫脊亦豈盡無聖人之一擇然竊聞近日故
令之大槩每每與臣言相反然則臣將何時而敢來
哉臣不幸而至今不死又幸而更得進言於 君設
使言而見用得萬一之中固當讓功避名益守素分
况淺薄之言已試不效惟有包羞含恨待盡溝壑而
已尚復何望哉雖然臣薑桂之性老而猶辣礪礪之
氣忍住不下寧受多言之誅而不敢復默默已也即
近日政令之與臣言相反者是也臣於再疏有請嚴
率夷一條而言濶袖衣之不可不復舊軍人學徒剃

髮之不可不嚴禁矣及伏見近日 詔下畧曰朝臣
服章之變通蓋由因時制宜務從簡便又曰更張以
後多有未遑又曰參酌古今制式亦倣各國通行之
規磨鍊以入臣瞽然奉讀不覺髮豎膽掉繼之以痛
哭也誠不知此 詔直出自 聖斷耶抑朝廷之上
又有如冰孝吉濟弘集駟壽者脅迫抑制不得已而
爲之耶由前則是 聖明真箇樂從於夷上負 先
王之貽謨下失生民之輿望而天下事無復可爲矣
由後則 祖宗之憲章自在王府之三尺至嚴何不
以此輩速付有司論其脅君附逆之罪而梟首警衆

快伸王法乎夫衣服者先王所以表章貴賤辨別華夷者也古之爲夷者衣皆左衽今之爲夷者衣皆窄袖故向在甲申窄袖令下大臣儒賢多有文章更諫者而在野士大夫亦皆誓死服舊著爲文字以明大義臣亦不敢苟從朝命輕去濶袖以至於今蓋毀服則毀形之漸已兆而幸有之歎不待適伊川而知之矣至於甲乙之變則畢竟率天下而爲夷狄禽獸之域今幸其禍少熄而可以復舊則復舊矣故臣每以此言之而庶幾 聖心之回悟矣無奈人微言輕不惟不見聽施而已乃反促裁禍機如今之 詔下者

嗚呼天乎胡爲而然哉今之言者皆曰我國衣制非盡三代之法改之何傷夫我國衣制之不盡合於古固也然 聖祖立法悉用 大明參以國俗爲萬世不易之大典然則是獨非先王之法服乎後王後民非有制作經綸之聖則只當謹守 祖宗服之無斃可也況今中州陸沉一片青邱獨保華夏之舊章卽所謂周禮之在魯也此仁人君子所以有匪風下泉之思而尤惓惓於剝九碩果之衆者也奈之何當聖明之身而壞滅之使天下爲黑窳之世而不復存一線之陽也此則旣然矣而至於所謂更張二字者

臣每一聞之疾首感頰更請打破而辨論之夫更張云者即指甲午六月弘集吉濬允中允植駟壽嘉鎮之輩潛結泳孝招納倭賊以君與之以國與之之事也嗚呼當時之變尚忍言哉君父被幽其所擁者虛器耳宗社幾亡其不絕者虛名耳焚蕩王宮掃滅國典使四千年中華正脉終於此時五百年先王善政終於此時自古亡國之禍不一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環東土億萬生靈當以此年為讐年此日為讎日此變為萬世不忘之大耻而伊時諸賊為不共戴天之讐誓欲一洗之而決不但已也今之人則

不然乃洋洋焉自以為國家中興之大運而無少憤痛怨恨之意至於上年皇帝稱尊時諸臣勸進之章亦曰甲午更張典章文物煥然改觀又曰猗歟盛矣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又引歐西各國羅曼德奧之例而稱之嗚呼其誣君辱上之甚矣夫以甲午之變為猗歟之盛而掃滅國典為煥然改觀則夫泳孝弘吉之輩者乃為中興之一等功臣而倭賊之焚蕩我顛覆我反有所大造矣以小中華換作小日本而謂之其命維新則無從夷之耻而有革華之幸也此則誣之而已以堂堂千乘之國苟欲自尊則當此

皇統久絕之時從權稱帝不甚害義而區區依倣在
歐西各國之例此則辱之而已誣之如此辱之如此
而 聖明方且傲然自大惟是與歐西各國并稱同
等之為喜人曰更張 聖明亦曰更張人曰中興
聖明亦曰中興於是乎變 先王之官職變 先王
之典章威令不出禁門而猶取無實之名危亾迫在
朝夕而徒信諂諛之言來有識之笑貽後世之譏
聖明將何所榮貴也哉臣於初疏既以名實不副四
字略發其端而不惟不敢索言乃循例稱號而不自
異者誠以芻蕘之言悉於上達萬有一 聖心之或

悟而區區此義猶屬第二故也非如時輩之苟尊而
自犯誣君辱上之罪也誠不見百世君子秉義之誅
矣然此亦惟在乎 聖明之自為而已苟能因此進
步實與帝王之業真修天子之職則雖莅中國而撫
四夷為天下之義主可也勉之在德也不然而惟事
玩愒苟圖目前輕變華夏樂從夷狄則臣恐皇天不
佑 祖宗震怒雖欲自遣不可得也不審 聖明將
何擇焉嗚呼臣於辭免引罪之章又如是觸忤醜縷
理當萬被誅戮伏乞亟令攸司治臣前後負犯仍永
刊臣名於仕籍中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怖

震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